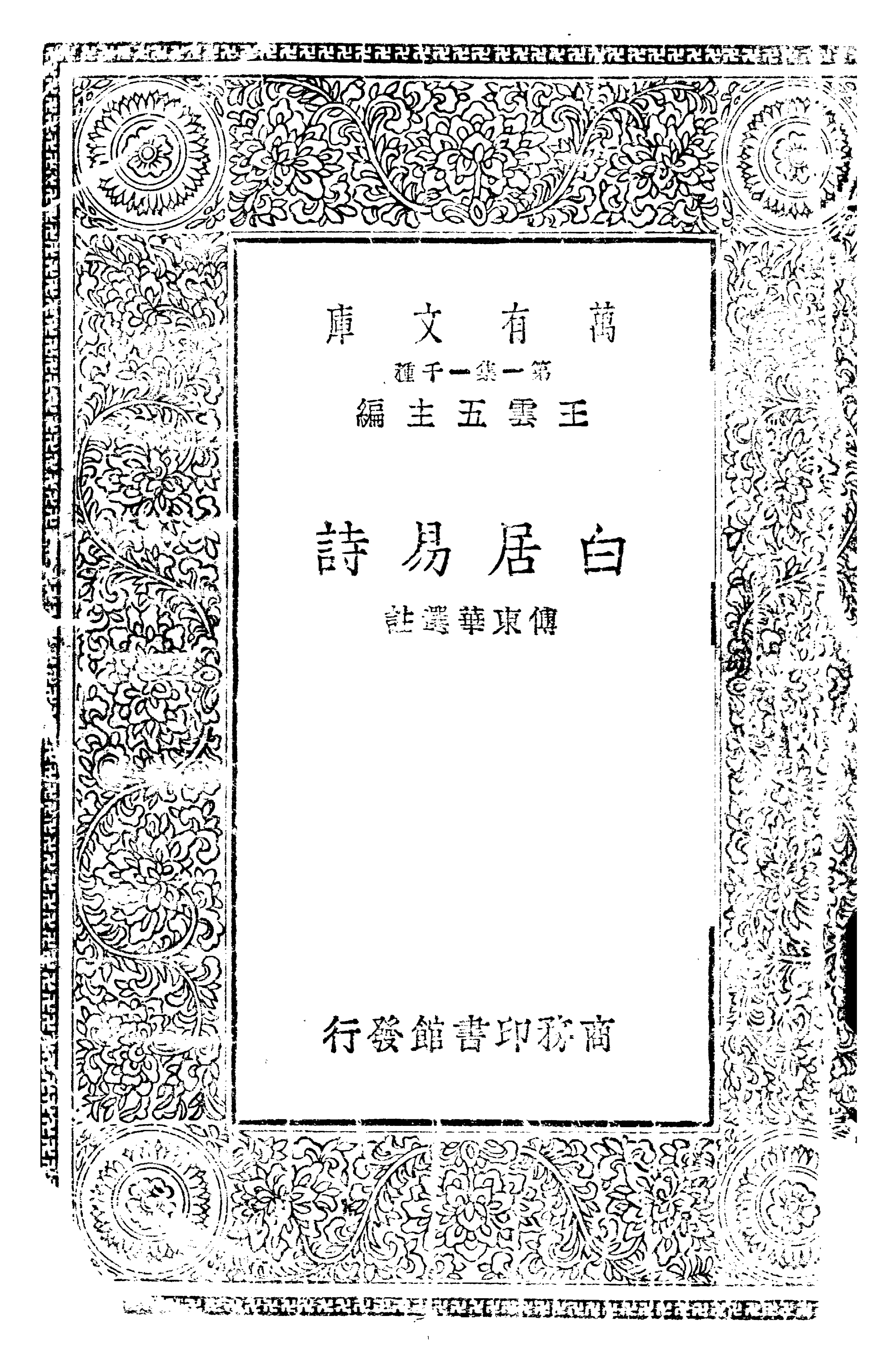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白居易詩

傅東華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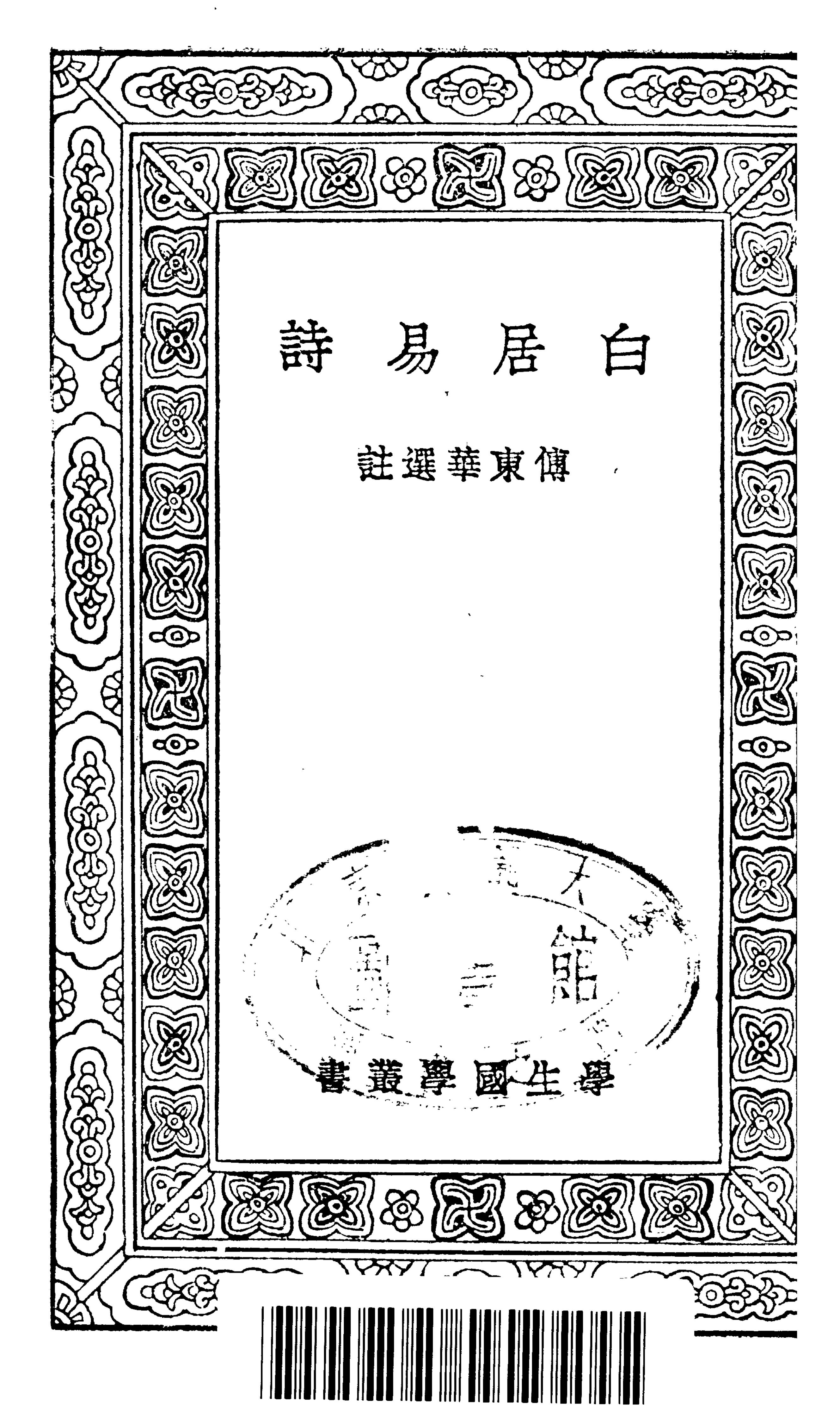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居易詩

傅東華選註

學生國學叢書



凡例

一、本書編選，以清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爲據。

一、原集前後集及別集補遺，共收詩二千七百九十首，茲編所選，計五百四十九首，約佔全集五分之一。選擇標準，大抵憑編者主觀的趣味，認爲最有精采者錄之。

一、集詩以編年爲上，白集各詩年代，亦多可考，編年未始不可能。惟原集「諷諭」、「閒適」、「感傷」、「律詩」等類名，及「格詩」（包括古風，歌行，樂府）「律詩」之分列，似是作者編次之本意（見與元稹書及後集自序）故是本仍依原集編次，分爲前後兩編（前編當長慶集，後編當後集，）而各類名目，亦悉仍其舊。

一、白詩稱「老嫗能解，」似無須箋註；向來集本，亦皆無註。唯是編爲便學生誦

習起見，於其中典故，仍一一爲之註出，以免檢索之苦。至於淺陋之處，還希博學者有以匡正之。

導言

白居易，字樂天，以唐代宗大歷七年（西元七七二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今河南新鄭縣）之東郭宅。㈠距李白之卒十年，杜甫之卒二年。

㈠見自撰墓誌。

他的一生遭際，沒有杜甫那樣的顛沛流離，也沒有李白那樣的騰跌波折。他在世七十五年，大約一逕是——

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㈠：過的是一種平淡的生活。所以他的詩裏，常常表現一種滿足的情緒，而不見什麼非常的色彩。

㈠見與元稹書。

關於他的少年生活，紀載不多。我們祇曉得他五六歲便學爲詩㈠又曉得他的少時作品（如王昭君等詩）便已顯出他的作風的特色了。

㊀見與元九書。

他九歲的時候，他父季庚公授徐州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令，未幾，以功拜徐州別駕。但他似乎到十一二歲的時候，纔離開生長的地方，隨到他父任所。㊀此後的三四年裏，他因避難遊於越中，集中的江南詩——如江南送北客詩，——皆是此時所作。

㊀宿滎陽詩云：『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國。……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

他十五六初到京師，便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名句惹起人的注意。㊀

㊀賦得古原草送別詩句。全唐詩話云：顧况見此二句，歎服延譽。

他的科第生活，始於二十八歲（貞元十五年）。其時他兄幼文爲浮梁（今江西浮梁縣）主薄，他隨到任所，爲宣城（今安徽宣城縣）守所貢。㊀明年，進士及第。又後年（貞元十九年）部試以拔萃科及第，授校書郎。彼時他在長安

常樂里得一故宅居之——

㊀見送權秀才序。

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㊀

㊀常樂里閒居偶題十六韻。

好像已覺得很是滿足，但他的官吏生活，實在方始開場；從此繼續到老，差不多未嘗間斷。

憲宗元和元年（年三十五，）他除盩厔（在陝西）尉。明年，爲集賢院校理，旋授翰林學士。又明年，除左拾遺。他生平最得意的那些諷諭詩（新樂府五十首在內）就是這個時候的產物。他做這些詩的動機，是因爲『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顧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㊀所

以他改官之後，此類諷諭的作品也就不作；大概也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罷？

㈠見與元九書。

此後他因丁母喪，官吏生活，暫時間斷，退居渭村三年（四十至四十二歲）。服闋後，入朝拜太子左贊善大夫（四十三）明年，以事貶江州（今江西九江縣）司馬，在任前後三年，最可紀念的，就是因他的琵琶引一作，遂使潯陽江成爲一個「詩的」地名了。

四十四歲的冬天，除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自潯陽浮江而上，使得那極易感發詩人的三峽，又平添了許多詩的紀念。

自忠州召還（四十六歲之冬）後，歷任尙書司門員外郎，主客司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除中書舍人知制誥。這在他的詩裏都有紀述。及至五十一歲（穆宗長慶二年，）始出爲杭州刺史；詩人與名勝因緣際會，西子湖

邊的詩跡，增添不少。所以他秩滿臨去的時候，也頗有戀戀不捨之意。㈠

㈠見餘杭形勝等詩。

自此他歷任左庶子（五三），蘇州刺史（五四——五五），秘書監（五六），刑部侍郎（五七），太子賓客（五八——五九），河南尹（六〇——六二），太子少傅（六五——七一），至七十一（會昌二年）始以刑部尚書致仕，退居洛陽之履道里，自號香山居士。㈠越四年而卒，時穆宗會昌六年（西元八四六年）八月，年七十五歲。

㈠香山在今洛陽縣龍門山之東。

白居易的詩，要算是詩人當中流傳最廣的了。據他最好的朋友元稹說：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㈠

㊀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他自己也說：——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㊀

㊀與元九書。

所以能如此流傳之廣者，大概就由於他的作風平易明暢，婦孺能解之故。但是這幾個字的考語，並不足以盡他的詩的特色。我們要明白他的詩的真正特色，最好拿他自己論詩的話去研究他。

他是主張『文章合爲時而作，歌詩合爲事而作』的。㊀換句話說，他以爲凡詩必皆爲諷刺而作，否則便失風人之旨。所以他舉例說：——

㊀此及以下各引句，均見與元九書。

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

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

因此他批評自己的詩，只承認新樂府，秦中吟，及其他諷諭詩是好的；他批評杜甫的詩，只承認『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是好的。

而且他主張詩不但須含諷刺，並且要刺得鮮明，露骨；那種含蓄蘊藉的刺法，他便不取。所以他批評杜甫的詩，就只取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徹頭徹尾的句子。他自己的詩，也必定要將詩旨赤裸裸的說出，不肯用一點的含蓄。例如新豐折臂翁，寫到『萬人冢上哭呦呦』一句，本來已可終止，但他必定要把『老人言，君聽取……』一段加上，藉以點明『戒邊功也』的本旨。又如隋堤柳，到『沙草和烟朝復暮』一句，也可收梢。他卻定要加上『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兩句，好像非此不足以顯出『憫亡國也』的本

旨似的。至如宿紫閣山北邨的結句『主人愼勿語，中尉正承恩，』與杜甫麗人行的結句『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一樣含蓄不盡，那要算是他集中絕無僅有的作風了。

這種露骨的諷刺法，照藝術的眼光看起來，實在是一種毛病；作者的新樂府和其他諷刺詩，如能把這種露骨的句子除去，牠們的藝術的價值必定還要高得多。但是他旣養成功這樣一種露骨的作風，在不是諷刺的詩裏便得着極好的成功了。

我們曉得詩的生機大約是由兩種方法構成的：一種是文字以外的境式氣象，（前者例如陶淵明，後者例如李白）不必黏着文字，自然能彀不朽。這是上乘，雖經用別種文字繙譯，也仍舊能彀生存。還有一種，是須靠着文字的暗力和裝飾，一經繙譯做別種文字，便須喪失大部分或竟全部的生機。我們看白居易的詩，境和氣象兩者都無足取；他的文字，又是洗淨鉛華且並無强烈的暗

示的。那末他靠什麼呢？就靠能彀露骨。這種骨是什麼呢？簡單說起來，就是詩趣。「詩趣」這個名詞很難解說。舉例說，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雖是韻語，卻無詩趣；因爲牠只陳述客觀的東西，而無詩人的『我』存在其中。至如：——

聞蟲唧唧夜緜緜，況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牀前。㈠

㈠聞蟲。

蟲本無知，豈有意欲人不睡？詩人不寐，夜靜蟲聲愈明，一若移近臥牀，因而捉住詩趣了。這樣的詩趣，原是凡真正的詩都有的，特不過白居易的詩別的都無依傍，單靠這一點詩趣以爲生機，而且他的點明詩趣，因在平易明暢的文字之中，又因他喜觀露骨的性格，所以比別的詩人格外顯得明白。這就構成他的詩的特徵。故他在自己所得意的諷刺裏的毛病，正是別的詩裏的好處，這大概

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

現在再舉數例如下：——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閒？㈠

㈠問淮水。

詩趣在那裏？

漢使卻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㈠

㈠王昭君之一。

詩趣在那裏？讀者執此以讀白詩，思過半矣。至於他的敍事長詩，如長恨歌，琵琶引等，那又須從一段一句裏去尋出牠的詩趣，因爲在這樣的長詩裏，點眼的地方並不止一處。

十六年十二月，東華於杭州。

目錄

傷感古調詩

格詩

律詩

諷諭古調詩

觀刈麥㈠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㈡食，童稚攜壺漿㈢。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媿，盡日不能忘。

㈠自註：時爲盩厔縣尉。（參看導言。）　㈡簞，盛飯圓竹器。　㈢漿，飲料也。

宿紫閣山㈠北邨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邨。邨老見予喜，爲予開一尊。㈡舉杯未及飲，暴卒來

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愼勿語，中尉正承恩。㊂

㊀杜甫詩：「紫閣峯陰入漢陂。」按：漢陂，水名，在陜西鄠縣西。　㊁尊同樽，酒器。　㊂舊唐書職官志：「貞元（西元七八五——八〇二）中，將置神策軍護軍中尉，以中官爲之，時號兩軍中尉。貞元已後，中尉之權，傾於天下，人主廢立，皆出其可否。」又宦官傳：「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事德宗。……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鎭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

悲哉行㊀

悲哉爲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十上㊁方一第，成名常苦遲。縱有宦達者，兩鬢已成絲。可憐少壯日，適在窮賤時。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貴

爲？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㊂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㊃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㊀悲哉行本樂府雜曲歌辭之一，歌錄云：「悲右行，魏明帝造。」㊁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㊂擐音關，貫也。㊃平封一做評封，平評價；封，封地也，讀去聲。

采地黃者

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㊀采之將何用？持以易餱糧。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以照地光。㊁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

㊀地黃，草名，曝乾則色黑，即藥中生地，蒸熟者即熟地。㊁言馬毛潤澤照地有光也。

村居苦寒

八年㊀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迴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猶苦辛。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絁㊁被，坐臥有餘溫。幸免饑凍苦，又無壠畝勤。念彼深可媿，自問是何人？

㊀憲宗元和八年時，作者退居渭村。㊁絁音施，粗紬也，卽今綿綢之屬。

丘中有一士㊀

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憂苦，血氣常和平。每選隙地居，不踏要路行。舉動無尤悔，物莫與之爭。藜藿不充腸，布褐不蔽形。終歲守窮餓，而無嗟歎聲。豈是愛貧賤？深知時俗情。勿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

㈠原註：命首句爲題二首。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㈠坐拍無絃琴。㈡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㈢所逢苟非義，糞土千黃金。鄉人化其風，薰如蘭在林。智愚與强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沉吟。㈣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㈠列子天瑞篇：「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言其衣破弊，如帶繩索也。㈡梁蕭統陶淵明傳：「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㈢陸機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㈣沈吟：遲疑不決也。

新製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

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寄隱者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㈠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走相送，欲別不敢住。私怪問道傍，何人復何故？云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祿厚食萬錢，恩深日三顧。昨日延英㈡對，今日崖州㈢去。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㈠青門：長安東門也。　㈡延英：殿名。唐六典：「大明宮宣政殿之右曰西上閤，次西曰延英門，其內之左曰延英殿」。　㈢崖州：即今崖縣，舊屬廣東瓊州府。

放魚

曉日提竹籃，家僮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無聲但呀呀，㈠以氣相

煦濡。㈡傾籃寫㈢地上，撥剌㈣長尺餘。豈唯刀机憂？坐見螻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乾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苟活，久遠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踟躕。施恩卽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㈠呀呀張口貌。㈡煦音吁，吹也；濡潤也。㈢寫傾也。㈣撥剌同潑剌，魚躍聲。

續古詩十首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黃沙磧。伶俜獨居妾，迢遞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隔。誰家無夫婦？何人不離拆？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妾身有存沒，妾心無改易。生爲閨中婦，死作山頭石。㈠

㈠幽明錄：「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餞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爲立石，』因名焉。」

掩淚別鄉里，飄颻將遠行。茫茫綠野中，春盡孤客情。驅馬上丘隴，高低路不平。風吹棠梨花，啼鳥時一聲。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路傍土，年年春草生。感彼忽自悟，今我何營營？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㊀歲晏薇亦盡，飢來何所爲？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㊁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櫪馬非不肥，所苦嘗縶維。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爲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飢。

㊀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㊁擊節，謂擊板拍以節調歌曲也。

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

因？百丈澗底死，寸莖山上春。可憐苦節士，感此涕盈巾。

窈窕雙鬟女，容德俱如玉。晝居不踰閾，㊀夜行常秉燭。氣如含霧蘭，心如貫霜竹。宜當備嬪御，胡爲守幽獨？無媒不得選，年忽過三六。歲暮望漢宮，誰在黃金屋？㊁邯鄲進倡女，㊂能唱黃花曲。一曲稱君心，恩榮連九族。

㊀閾，門限也。左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㊁漢武帝故事：「武帝爲太子時，長公女欲以女配帝，問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㊂古樂府：「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邯鄲，戰國時趙國所都。

棲棲㊀遠方士，讀書三十年。業成無知己，徒步來入關。長安多王侯，英俊競攀援。幸隨衆賓末，得廁門館間。東閣有旨酒，中堂有管絃。何爲向隅客，對此不開顏？富貴無是非，主人終日歡。貧賤多悔尤，客子終夜歎。歸去復歸去，故鄉貧亦安。

㈠棲棲，猶皇皇，急迫之貌。論語：「丘何爲是棲棲者與？」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攀調苦悲嗟。我本幽閑女，結髮㈠事豪家。豪家多婢僕，門內頗驕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㈡自從富貴來，恩薄讒言多。冢婦獨守禮，羣妾互奇衺。㈢但信言有玷，不察心無瑕。容光未銷歇，歡愛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勿言小大異，隨分有風波。閨房猶復爾，邦國當如何？

㈠結髮，束髮也，自幼之意。漢書李廣傳：「自結髮與匈奴戰。」　㈡玉珂，馬具，以貝爲之，色白似玉，故名。張華詩：「乘馬鳴玉珂」　㈢奇衺，不正也。衺音斜，通作邪。周禮：「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

心亦無所迫，身亦無所拘。何爲腸中氣，鬱鬱不得舒。不舒良有以，同心久離居。五年不見面，三年不得書。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長吁。豈無盈尊酒，非君誰與娛？

攬衣出門行，遊觀遶林渠。澹澹春水暖，東風生綠蒲。上有和鳴雁，下有掉尾魚。飛沉一何樂，鱗羽各有徒。而我方獨處，不與之子㈠俱。顧彼自傷己，禽魚之不如。出遊欲遣憂，孰知憂有餘？

㈠之子：猶言是人。詩經：「之子于歸。」

春日日初出，曈曈耀晨輝。草木照未遠，浮雲已蔽之。天地黯以晦，當午如昏時。雖有東南風，力微不能吹。中園何所有？滿地青青葵。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㈠

㈠言葵性向日，而日為雲所蔽，則雖欲傾向，亦何所依乎？

秦中吟十首 并序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

議婚㈠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歛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㈠一作「貧家女」。

重賦㈠

厚地植桑麻，所用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

親。國家定兩稅，㈡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繅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㈢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㈣庫，歲久化爲塵。

㈠一作「無名稅。」 ㈡唐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令以錢輸稅，分夏秋兩期取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㈢易經：「天地閉，賢人隱。」 ㈣瓊林庫名。唐德宗在奉天行在廡下，置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

傷宅㈠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牆外迴環。纍纍六七堂，棟宇相連

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逈，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㈡

㈠一作「傷大宅」　㈡元稹奉誠園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自註：奉誠園，馬司徒舊宅。按：馬司徒，馬周也，太宗時爲中書令，旋攝吏部尚書。新唐書馬周傳：「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

傷友㈠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恓恓。㈡雖云志氣高，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㈢在金閨。㈣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

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㈤

㈠一作「傷苦節士」，一作「膠漆契」。　㈡悽悽音西西，煩惱之貌。　㈢通籍，謂著名於門籍，出入不禁也。　㈣金閨，卽金門，漢武帝使學士待詔之所。　㈤自註：任公叔，黎逢。

不致仕㈠

七十而致仕，㈡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掛冠顧翠緌，㈢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㈣

㈠一作「合致仕」。八朝偶雋：「元和初，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猶未請老，裴晉公時知制誥，因高郢

致仕，令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佑也。公此詩所指，當與裴同，盛爲當時傳誦。厥後杜牧之每於公多不足語形之詩篇，致託李戡之言，極口詆誚。文章家報復，可畏如此。宋祁不察，據以論公，過矣。牧之，佑之孫也。」㊁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註：「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致仕，猶致事也。㊂緌，音蕤，纓飾也。㊃漢疏廣爲太傅，兄子疏受爲太子家令，同時致仕。「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見漢書疏廣傳。）李白詩：「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

立碑㊀

勛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㊁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勳悉太公，㊂敘德皆仲尼。㊃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貲。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麴令㊄撫惸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

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㈠一作「古碑」 ㈡陵夷言其頹替如丘陵之漸平也。漢書成帝紀：「帝王之道，日以陵夷」 ㈢太公，太公望，卽呂尙。 ㈣仲尼，孔子。 ㈤自註：魏令名信陵。汪立名按：「魏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作望江令。」

輕肥㈠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罇罍溢九醞，㈡水陸羅八珍。㈢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㈣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㈠一作「江南旱」。 ㈡西京雜記：「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㈢周禮冢宰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註：「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 ㈣初學記：「海，一名天池」

五絃㈠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絃，宛轉當胸撫。大聲麤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喜，轉作猿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窗琴，日日生塵土。

㈠一作「五弦琴」。

歌舞㈠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雪興，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㈡爲主人，廷尉㈢居上頭。日中爲樂飲，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㈣獄，中有凍

死囚?

㊀一作「傷閿鄉縣囚。」 ㊁周置六官，以司寇爲秋官，唐改刑部爲秋官 ㊂廷尉，秦官名，掌刑獄，歷代因之。 ㊃閿鄉，隋置縣，舊屬河南陝州。閿音文。

買花㊀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㊀一作「牡丹。」

諷諭樂府

新樂府㊀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㊁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㊂也。其體順而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㊀自註：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㊁茲選二十一篇。㊂傳信一本作「有徵。」

上陽人㊀愍怨曠也㊁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

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㊀一本作「上陽白髮人」 ㊁自註：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亦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尙存焉。

憶昔呑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㊀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靑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㊁妝。

㊀房舊本皆作「牀」。 ㊁世一作「樣」

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尙美人賦？

(一)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一)自註：天寶末，有密采豔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尚獻美人賦以諷之。

胡旋女　戒近習也(一)

胡旋(二)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帀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爲之微啓齒。

(一)自註：天寶末康居國獻之。康居與大月氏同族，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二)胡旋，舞名。

樂府雜錄：「夷部樂有此舞，於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卽所謂踏毬戲也。」

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胡旋者，鬬妙爭(一)能爾不如?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二)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三)下養爲兒。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

君心，死棄馬嵬㈣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㈠爭與「怎」同，猶言「如何」也。 ㈡新唐書安祿山傳：「作胡旋舞帝前，疾如風。」 ㈢新唐書安祿山傳：「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 ㈣新唐書楊貴妃傳：「（玄宗）西幸至馬嵬，……不得已，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馬嵬在今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

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折臂翁㈠戒邊功也

新豐㈡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㈠一作「新豐折臂翁」。 ㈡新豐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因何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㈠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

㊀唐書禮樂志：「明皇旣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使子弟三百，教於梨園」

無何天寶不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駈㊀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㊁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邨南邨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㊀駈同「驅」　㊁瀘水源出雲南石屛山，東流至阿迷縣南爲樂蒙河，入盤江。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使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㊀上哭呦呦。

㊀自註：雲南有萬人冢，卽鮮于仲通李宓曾覆軍之所，今冢猶存。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㊀又不聞，天寶

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㈡

㈠自註：開元初，突厥數犯邊。時，天武軍牙將郝靈筌出使因引特勒回紇部前斬突厥默啜，獻首於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年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黨，逾年始授郎將。靈筌遂痛哭嘔血而死。㈡自註：天寶末，楊國忠爲相，重構閤羅鳳之役，募人討之，前後發二十餘萬衆，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民不聊生。故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元和初，而折臂翁猶存，因備歌之。按唐書楊國忠傳：「先此，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敍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尋遣劍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閤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頃中國驍卒二十萬踦屨無遺，天下寃之。」

捕蝗　刺長吏也㈠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興元㈡兵久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爲蝗。

始自兩河㊂及三輔㊃，薦食㊄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
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

㊀長吏：縣吏之尊者。漢書公卿百官表：「縣令長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㊁興元：德宗年號，西元七八四年。㊂兩河：謂河東（今山西黃河以東之地）河內（今河南河北道大部分之地）兩郡。㊃三輔：漢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之總稱，今陝西關中道之地。㊄薦食：蠶食也。左傳：「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蝗雖死百蝗來，豈將人力競天災？我聞古之良司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爲害。㊀

㊀自註：貞觀二年太宗吞蝗蟲事，具見貞觀實錄。文皇卽太宗。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㊀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㊁身被金瘡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飡飢渴費杯盤，夜臥腥臊汚床席。忽逢江水憶交河，㊂垂手齊聲嗚咽歌。

㊀原註：「元云：『近制西邊每擒蕃囚，例皆傳置南方，不加勠戮。』」 ㊁遞驛遞也。 ㊂交河在今新疆吐魯番縣治。

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貫本涼原，㊀大曆年中沒落蕃。㊁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㊂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

㊀涼原謂涼州原州之地，今甘肅固原縣。 ㊁大曆唐代宗年號，西元七六六——七七九。蕃即吐蕃，唐時西域種族，據有今西藏之地。 ㊂自註：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沒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勝，遂密定歸計也。

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㊀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冢㊁塞草疎，偷度黃河夜冰薄。忽聞漢軍鼙鼓聲，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溼地，定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爲辛苦度殘年。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刼爲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

㊀大漠，即大沙漠，在內外蒙古之間，西接新疆。　㊁青冢，即王昭君墓，在今綏遠道歸化城南三十里。

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澗底松　念寒儁也

有松百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澗深山險人路絕，老死不逢工度之。㊀天子明堂㊁欠梁木，此求彼有兩不知。誰諭蒼蒼造物意？但與之材不與地。金張㊂世祿黃憲賢，牛衣寒賤㊃貂蟬㊄貴。貂蟬與牛衣，高下雖有殊，高者未必賢，下

者未必愚。君不見沈沈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楡？㈥

㈠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 ㈡明堂，古時天子行大典禮之處。 ㈢金張：謂金日磾，張世安，皆漢宣帝時權貴。漢書蓋寬饒傳：「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㈣英華辨證：「白居易澗底松：『金張世祿黃憲賢。』黃憲本牛衣兒，而集本作『原憲貧』。詳上下句，『黃憲賢』是。」按後漢書黃憲傳：「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又漢書王章傳：「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註：「牛衣，編亂麻爲之。」 ㈤貂蟬：諸武官冠上之飾也。漢制：侍中中常侍，皆冠趙惠文冠，加黃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尾。 ㈥古業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謂星也。

紅線毯　憂蠶桑之費也

紅線毯，擇繭繰絲清水煮，練線練絲紅藍染。染爲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㈠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綵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

美人蹋上歌舞來，羅襪繡鞵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㈡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爲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㈠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

㈡自註：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絲毯。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㈠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㈠漢書地理志「杜陵」註：「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牓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繚綾　念女工之勞也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㈠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㈡寒女漢宮姬。

㈠天台山在浙江天台縣北。　㈡越溪即剡溪，在浙江省，一源出天台縣。

去年中使㈠宣口勅，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翦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㈡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汙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

㈠中使謂宮庭之使。　㈡昭陽殿名。

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

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賣炭翁　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母別子　刺新間舊也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㊀去年破虜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

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嬿婉㈡使我母子生別離。不知林中烏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㈠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之地。驃騎將軍之名號。後漢有驃騎大將軍。㈡嬿婉猶婉戀親愛也。

陰山道　疾貪虜也㈠

陰山㈡道，陰山道，紇邏敦肥㈢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馬時，道傍千里無纖草。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㈣但印骨與皮。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疎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餘，回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主㈤號可敦，遠爲可汗㈥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勅，內出金帛酬馬直，仍詔江淮馬價縑，從此不令疎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授

金銀與縑綵。誰知黠虜啓貪心，明年馬多來一倍。縑漸好，馬漸多；陰山虜，奈爾何！

㊀原註：「按李傳云：『元和二年，有詔悉以金銀酬回鶻馬價。』」㊁陰山在今綏遠特別區域，橫障漠北。㊂紇邏敦肥：回鶻地名。㊃飛龍廄名唐書輿服志：「仗內六閑，一曰飛龍」㊄唐書回鶻傳：「建中元年，詔咸安公主下嫁。」㊅回鶻稱其君爲可汗，君之妻爲可敦可汗，讀如克寒。可敦之「可」，胡買反。

時世妝　警將變也

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顋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脣脣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椎髻樣，㊀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㊁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

㊀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㊁左傳：「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亡矣。［一］

李夫人　鑒嬖惑也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眞。丹青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㈠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㈡又不見太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㈢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㈠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襄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惰見帝。」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二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子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㈡穆天子傳「盛姬，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子乃殯盛姬於丘穀之廟。壬寅，天子命哭啟為主。……祭却，大哭殤祀而載。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曰囗祀，大哭九而終。」㈢見前胡旋女篇註四。㈣見本篇註一。

陵園妾　託幽閉喻被讒遭黜也

陵園妾，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年月多，時光換，春愁秋思如何限？青絲髮落叢鬢疎，紅玉膚銷繫裙縵。㈠

㈠縵，寬也。

憶昔宮中被妬猜，因讒得罪配陵來。老母啼呼趁車別，中官監送鏁門迴。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松門柏城幽閉，深聞蟬聽燕感光陰。眼看菊蕊重陽淚，手把梨花寒食心。把花掩淚無人見，綠蕪牆遶青苔院。四季徒支妝粉錢，三朝不識君王面。遙想六宮㈠奉至尊，宣徽

㊁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猶聞不啻三千人。我爾君恩何厚薄？願令輪轉直陵園，三歲一來均苦樂。

㊀周禮：「以陰禮教六宮」之：「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也。」　㊁北史后妃傳：「魏下嬪曰宣徽」

鹽商婦　惡幸人也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溜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壻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㊀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鱠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柂樓，兩朵紅顋花欲綻。

㊀唐書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　㊁唐書食貨志：「貞元四年，淮西節度

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

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來何處？亦須慚愧桑弘羊㊀。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世今亦有。

㊀桑弘羊；桑弘羊漢洛陽賈人子，武帝時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法。

井底引銀瓶　止淫奔也

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

憶昔在家爲女時，人言擧動有殊姿。嬋娟㊀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女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倚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卽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爲

心，暗合雙鬟㊁逐君去。

㊀嬋娟美好也。　㊁雙鬟謂侍女作雙髻者。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爲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㊀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

㊀奉蘋蘩奉祭祀也。左傳：「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

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愼勿將身輕許人。

官牛　諷執政也

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㊀岸邊驅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㊁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汙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

無妨。

(一)滻水，關中八川之一，今源出陝西藍田縣西南谷中，入於渭。(二)天子有五門：路門，應門，皐門，雉門，庫門也。

隋堤柳　憫國亡也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一)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至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二)恣佚遊，應將此樹蔭龍舟。(三)紫髯郎將護錦纜，青蛾御史直迷樓。(四)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五)

(一)通鑑「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古者聽采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入

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民十萬，開刊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㊁按通鑑：煬帝幸江都凡三次。一次在大業元年八月，二次在六年三月，最後一次在十二年十二月。此言『大業末年春暮月』者，殆謂其十四年三月被弑時亦在江都也。㊂通鑑：「大業元年八月，上幸江都，龍舟四重。……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爲袍。」又：「十一年冬十月，詔江都更造龍舟，制度更大於舊。」㊃古今詩話：「煬帝時。新宮既成，帝幸之，曰：『使眞仙遊此，亦當自迷。』乃名迷樓」故址在今江蘇江都縣治西北七里。㊄言如旗之垂旒易斷也。

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酅公？㊀龍舟未過彭城閣，㊁義旗已入長安宮。㊂蕭牆禍㊃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㊄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㊅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㊀通鑑：「大業十四年（即恭帝侑義寧二年）五月，唐王李淵稱皇帝，廢帝侑爲酅國公。」㊁通

鑑：「大業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發江都，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及至彭城，魏公（李）密兵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㊂又：「十三年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十一月，克長安；還舍於長樂宮。」㊃蕭牆言至近之地。論語：「恐吾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敬肅焉，是以謂之蕭牆。」㊄通鑑：「大業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㊅一統志：「吳公臺，揚州府城北劉宋沈慶之所築弩臺也。陳將吳明徹增築，故名。」

黑潭龍　疾貪吏也

黑潭水深色如墨，傳有神龍人不識。潭上架屋官立祠，龍不能神人神之。災凶水旱與疾疫，鄉里皆言龍所爲。家家養豚漉清酒，朝祈暮賽依巫口。神之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繖搖。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盃盤冷。內堆潭岸石，酒潑廟前草。不如龍神享幾多，林鼠山狐長醉飽。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殺豚將餧狐。狐

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

秦吉了　哀寃民也

秦吉了㊀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鳶，今朝大觜烏。鳶捎乳燕一窠覆，烏啄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豈無鵰與鶚，嗉㊁中肉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羣，閑立颺高如不聞。

㊀會要：「林邑國有結遼鳥，能言勝於鸚鵡；黑色兩眉獨黃，卽秦吉了也。」　㊁嗉音素，鳥喉受食之處。

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寃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爲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嘐嘐閑言語？

閒適古調詩

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元，時爲校書郎。

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工拙性不同，進退迹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三旬兩入省㊀，因得養頑疏。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無知己，躁靜各有徒。蘭臺㊁七八人，出處與之俱。旬時阻談笑，旦夕望軒車。誰能讎校閒，解帶臥吾廬？窗前有竹翫，門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數竿對一壺。

㊀省；謂祕書省。 ㊁蘭臺；漢藏祕書之宮觀，以御史中丞掌之，後置蘭臺令史，掌書奏。唐龍朔（高宗年號）二年，改祕書省爲蘭臺，咸亨初復舊。

感時

朝見日上天，暮見日入地。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將至。白髮雖未至，朱顏已先悴。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㊀雖有七十期，十人無一至。今我猶未悟，往往不適意。胡爲方寸間，不貯浩然氣？㊁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所以達人心，外物不能累。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斯言勝金玉，佩服無失墜。

㊀魏文帝樂府：「人生如寄，多憂何爲？」　㊁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謂正大之氣也。

初除戶曹喜而言志

詔授戶曹掾，㊀捧詔感君恩。感恩非爲己，祿養及吾親。弟兄俱簪笏，新婦儼

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㊁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不以我爲貪，知我家內貧。置酒延賓客，客容亦歡欣。笑云：『今日後，不復憂空尊。』答云：『如君言，願君少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後爲君陳。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唯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苟免飢寒外，餘物盡浮雲。』

㊀戶曹掌民戶之屬官。漢公府有戶曹椽。　㊁禮記：「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効陶潛體詩十六首 幷序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傚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輒自哂。然知我者，亦無隱焉。

不動者厚地，不息者高天。無窮者日月，長在者山川。松柏與龜鶴，其壽皆千年。嗟嗟羣物中，而人獨不然。早出向朝市，暮已歸下泉。形質及壽命，危脆若浮煙。堯舜與周孔，古來稱聖賢。借問今何在？一去亦不還。我無不死藥，㊀萬萬隨化遷。㊁所未定知者，修短遲速間。幸及身健日，當歌一尊前。何必待人勸？念此自爲歡。

㊀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㊁陶潛歲暮和張常侍詩：「窮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

翳翳踰月陰，沉沉連日雨。開簾望天色，黃雲暗如土。行潦㊀毀我墉，疾風壞我宇。蓬蒿生庭院，泥塗失場圃。邨深絕賓客，窗晦無儔侶。盡日不下牀，跳鼃㊁時入戶。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不以酒自娛，塊然與誰語？

㊀行潦，路上流水也。詩經：「泂酌彼行潦。」　㊁鼃，古文「蛙」字。

朝飲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尙閑臥。暮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遇，夜深猶獨坐。又得琴上趣，安絃有餘暇。復多詩中狂，下筆不能罷。唯茲三四事，持用度晝夜。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往人，心安時亦過。

東家采桑婦，雨來苦愁悲。蔟蠶㊀北堂前，雨冷不成絲。西家荷鋤叟，雨來亦怨咨。種豆南山下，雨多落爲萁。而我獨何幸？醞酒本無期。及此多雨日，正遇新熟時。開瓶瀉尊中，玉液黃金脂。持翫已可悅，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容，再酌開愁眉。㊁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忽然遺我物，誰復分是非？是時連夕雨，酩酊無所知。人心苦顚倒，反爲憂者嗤。

㊀蔟蠶作繭之蓐；蔟蠶使蠶上蔟也。 ㊁陶潛連雨獨酌詩：「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朝亦獨醉歌，暮亦獨醉睡。未盡一壺酒，已成三獨醉。勿嫌飲太少，且喜歡易

致。一盃復兩盃，多不過三四。便得心中適，盡忘身外事。更復强一盃，陶然遺萬累。一飲一石者，徒以多爲貴。及其酩酊時，與我亦無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

天秋無片雲，地靜無纖塵。團團新晴月，林外生白輪。憶昨陰霖天，連連三四旬。賴逢家醞熟，不覺過朝昏。私言雨霽後，可以罷餘罇。及對新月色，不醉亦愁人。牀頭殘酒榼，欲盡味彌淳。攜置南簷下，舉酌自殷勤。清光入盃杓，白露生衣巾。乃如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我有樂府詩，成來人未聞。今宵醉有興，狂詠驚四鄰。獨賞猶復爾，何況有交親？

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軒。臨觴忽不飲，憶我平生歡。我有同心人，邈邈崔與錢，㈠我有忘形友，迢迢李與元。㈡或飛青雲上，或落江湖間。與我不相見，于今三四年。我無縮地術，君非馭風仙。安得明月下，四人來晤言？良夜信難得，佳期杳無

緣。明月又不駐，漸下西南天。豈無他時會？惜此清景前。

㊀崔，錢。集中有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一首，中有「吾有二道友，藹藹崔與錢」句。按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徽字蔚章，元和中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㊁李固言，元稹。集中有村中留李三固言宿及哭李三兩詩，當作於此詩之後。時，元稹被貶爲江陵士曹。

家醞飲已盡，村中無酒沽。坐愁今夜醒，其奈秋懷何！有客忽叩門，言語一何佳！云是南村叟，挈榼來相過。㊀且喜尊不燥，安問少與多？重陽雖已過，籬菊有殘花。歡來苦晝短，不覺夕陽斜。老人勿遽起，且待新月華。客去有餘趣，竟夕獨酣歌。

㊀陶潛飲酒詩：「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原生㊀衣百結，顏子食一簞。㊁歡然樂其志，有以忘飢寒。今我何人哉，德不

及先賢。衣食幸相屬，胡爲不自安？況茲清渭曲，㊂居處安且閑。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寒負簷下日，熱濯澗底泉。日出獨未起，日入已復眠。西風滿村巷，清涼八月天。但有雞犬聲，不聞車馬喧。㊃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稚姪初學步，牽衣戲我前。即此自可樂，庶幾顏與原。

㊀原：原生原憲也，孔子弟子，家貧。㊁顏：顏子顏回也。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厭其憂，回也不厭其樂。」㊂涇水濁而渭水清，故曰清渭。㊃陶潛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湛湛尊中酒，有功不自伐。㊀不伐人不知，我今代其說。良將臨大敵，前驅千萬卒。一簞投河飲，赴死心如一。壯士磨匕首，勇憤氣咆哮。一酣忘報讎，四體如無骨。東海殺孝婦，天旱踰年月；一酌酹其魂，通宵雨不歇。㊁咸陽秦獄氣，冤痛結爲物；千歲不肯散，一沃亦銷失。㊂況茲兒女恨，及彼幽憂疾，快飲無不消。如霜得春日。方知麴糵㊃靈，萬物無與疋。

㈠自稱其功曰伐。㈡漢書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吏驗治孝女自誣服。于公爭之，弗能得。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㈢任昉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㈣麴櫱，酒母也。

煙霞隔玄圃，風波限瀛洲。㈠我豈不欲往，大海路阻修。神仙但聞說，靈藥不可求。長生無得者，舉世如蜉蝣。㈡逝者不重迴，存者難久留。踟躕未死間，何苦懷百憂？念此忽內熱，坐看成白頭。舉盃還獨飲，顧影自獻酬。心與口相約，未醉勿言休。今朝不盡醉，知有明朝不？不見郭門外，纍纍墳與丘。月明愁殺人，黃蒿風颼颼。死者若有知，悔不秉燭遊。㈢

㈠楚辭天問：「崑崙玄圃，其尻安在？」註：「崑崙，山名，其巔曰玄圃。」瀛洲，見註一（48頁。）㈡蜉蝣，蟲名，朝生暮死。㈢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㈠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爲彭澤令，在官纔八旬。㈡愀然忽不樂，掛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㈢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人間榮與利，㈣擺落如泥塵。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爲人。其他不可及，且傚醉昏昏。

㈠徵君，徵士之尊稱，謂有學行之士經詔書徵召者。顏延之陶徵士誄：「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

㈡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是在官不足三月也。

㈢蕭統陶淵明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又：「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

漉畢，還復著之。」 ㊃又：「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

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㊀ 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㊁ 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㊂ 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甕間臥，憔悴澤畔行。㊃ 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願君且飲酒，勿思身後名。

㊀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王逸離騷章句序：「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㊁晉書劉伶傳：「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 ㊂楚辭漁父：「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㊃兀傲猶言高傲也。陶淵明詩：「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澤畔行見

上註。

有一燕趙士，言貌甚奇瓌。㈠日日酒家去，脫衣典數盃。問君何落魄？云僕生草萊。㈡地寒命且薄，徒抱王佐才。㈢豈無濟時策？君門乏良媒。㈣三獻寢不報，㈤遲遲空手迴。亦有同門生，先升青雲梯。貴賤交道絕，朱門叩不開。及歸種禾黍，三歲旱爲災。入山燒黃白，㈥一旦化爲灰。蹉跎五十餘，生世苦不諧。處處去不得，却歸酒中來。

㈠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見韓愈送董邵南序）。奇瓌，猶言奇異也。㈡落魄，失業無聊也。生草萊，言生於貧賤也。㈢謂才足爲王者之佐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㈣謂無人薦舉也。㈤獻，謂獻策；寢，擱置；不報，不答也。㈥道士燒煉丹藥，化成黃金白銀，謂之黃白之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鬚？答云君不知，位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甕牖繩爲樞。㈠出扶桑藜杖，入臥蝸牛廬。㈡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㈢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算，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匹婦配匹夫。布裙行賃舂，㈣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如何？遲疑未知間，且以酒爲娛。

㈠言甕甓爲壁牖結繩爲門樞。賈誼過秦論：「陳涉者，甕牖繩樞之子耳。」　㈡蝸牛廬，喻其小也。

㈢班固西都賦：「五都之貨殖。」按漢以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爲五都。（見漢書王莽傳。）唐以長安爲上都，洛陽爲中都，江陵爲南都，鳳翔爲西都，太原爲北都：是爲五都。（見唐書肅宗紀。）　㈣爲人舂也。

濟水澄而潔，河水渾而黃；交流列四瀆，㈠清濁不相傷。太公戰牧野，㈡伯夷

餓首陽；㊂同時號賢聖，進退不相妨。謂天不愛民，胡爲生稻粱。謂天果愛民，胡爲生豺狼？謂神福善人，孔聖竟栖皇。㊃謂神禍淫人，暴秦終霸王。顏回與黃憲，㊄何辜早夭亡？蝮蛇與鴆鳥，何得壽延長？物理不可測，神道亦難量。舉頭仰問天，天色但蒼蒼。唯當多種黍，㊅日醉手中觴。

㊀爾雅：「江、淮、河、濟爲四瀆」按濟水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其故道本過黃河而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故曰交流。㊁太公，即太公望。牧野，周武王克紂之處，在今河南洪縣南。㊂見續古詩註一（8頁。）㊃見續古詩註一（10頁。）㊄見澗底松註四（29頁。）㊅黍，可以釀酒。

春眠

新浴肢體暢，獨寢神魄安。況因夜深坐，遂成日高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閑。卻忘人間事，似得枕上仙。至適無夢想，大和難名言。全勝彭澤醉，㊀欲敵曹溪禪。㊁何物呼我覺，伯勞聲關關。㊂起來妻子笑，生計春茫然。

㈠見前詩註二（54頁）。㈡傳燈錄：「梁天監元年有智藥泛舶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遂開山，立名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正宗記：「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新興人。辭母直造黃梅東山。旣得法，回南海法性寺。……後歸寶林寺。……次年坐化，塔於曹溪，今南華寺是也。」㈢伯勞鳴禽也；關關音聲和也。

晚春沽酒

百花落如雪，兩鬢垂作絲。春去有來日，我老無少時。人生待富貴，爲樂常苦遲。不如貧賤日，隨分開愁眉。賣我所乘馬，典我舊朝衣。盡將沽酒飲，酩酊步行歸。名姓日隱晦，形骸日變衰。醉臥黃公肆，人知我是誰？

答卜者

病眼昏似夜，衰鬢颩㈠如秋。除卻須衣食，平生百事休。知君善易㈡者，問我

決疑不。不卜非他故，人間無所求。

㊀颸同颯，音霅，衰也。㊁易爲古卜筮之書；善易卽善卜也。

東園翫菊

少年昨已去，芳歲今又闌。如何寂寞意，復此荒涼園？園中獨立久，日淡風露寒。秋蔬盡蕪沒，好樹亦凋殘。唯有數叢菊，新開籬落間。攜觴聊就酌，爲爾一留連。憶我少小日，易爲興所牽。見酒無時節，未飲已欣然。近從年長來，漸覺取樂難。常恐更衰老，强飲亦無歡。顧謂爾菊花，後時何獨鮮？誠知不爲我，借爾暫開顏。

舟行江州路上作㊀

帆影日漸高，閑眠猶未起。起問鼓枻㊁人，已行三十里。船頭有行竈，炊稻烹紅鯉。飽食起婆娑，㊂盥漱秋江水。平生滄浪㊃意，一旦來遊此。何況不失家，舟中

載妻子。

㈠作者以元和十年（時年四十四）由贊善大夫出貶江州司馬。江州治潯陽，即今江西九江縣。（參看導言） ㈡檝楫也。楚辭漁父：「鼓檝而去。」 ㈢爾雅：「婆娑舞也。」 ㈣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註：「清，喻明時，可以修飾冠纓而仕；濁，喻亂世，可以抗足而去。」滄浪即漢水也。

訪陶公舊宅并序

予夙慕陶淵明爲人，往歲渭上閒居。常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里。㈠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㈠江州志：「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

垢塵不汚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㈠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㈡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先生有五男，㈢與之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㈣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㈤每讀五柳傳，㈥目想心拳拳。昔嘗詠遺風，著爲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㈦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無絃。㈧慕君遺榮利，老死在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㈨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㈠蕭統陶淵明傳：「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淵明生於晉哀帝隆和三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宋武帝劉裕受禪時，淵明年五十六。㈡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古國名，今直隸盧龍至朝陽一帶之地。㈢陶淵明責子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五男名儼，俟，份，佚，佟。（見與子儼等疏。）㈣蕭統陶淵明傳：「召主簿，不就。……徵著作郎，不就。……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㈤陶生於西元三六五年，白生於七七二年，相去四百零七年。五百年言

其大數也。㈥見効陶潛體詩註四（55頁。）㈦森若猶森然，言一一如在目前也。㈧見丘中有一士註二（5頁。）㈨陶淵明飲酒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歸田園居：「曖曖遠人居，依依墟里烟」

答故人

故人對酒歎，歎我在天涯。見我昔榮遇，念我今蹉跎。問我爲司馬，官意復如何？答云且勿歎，聽我爲君歌。我本蓬蓽人㈠鄙賤劇泥沙。讀書未百卷，信口嘲風花。自從筮仕㈡來，六命三登科。㈢顧慚虛劣姿，所得亦已多。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省分輒自媿，豈爲不遇耶？煩君對杯酒，爲我一咨嗟。

㈠蓬蓽並草名。蓽門蓬戶，貧賤者之所居也。㈡筮仕謂欲仕而筮之也。左傳：「畢萬筮仕於晉。」

㈢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受牧，九命受伯。」唐書陸贄傳：「請以三科登雋乂，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

香鑪峯下新置草堂，卽事詠懷，題於石上。

香鑪峯㊀北面，遺愛寺㊁西偏；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有松數十株，有竹千餘竿。松張翠繖蓋，竹倚青琅玕㊂。其下無人居，惜哉多歲年！有時聚猿鳥，終日空風煙。時有沉冥子，姓白字樂天。平生無所好，見此心依然。如獲終老地，忽乎不知還。架巖結茅宇，斸壑開茶園。何以洗我耳，屋頭飛落泉。何以淨我眼，砌下生白蓮。左手攜一壺，右手挈五絃。傲然意自足，箕踞㊃於其間。興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誤爲世網牽。時來昔捧日㊄，老去今歸山。倦鳥得茂樹，涸魚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

㊀香鑪峯在九江西南三十里，廬山之北奇峯突兀，狀如香鑪，故名。㊁遺愛寺在香鑪峯北。作者廬山草堂記云：「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㊂琅玕似玉者，狀竹之光翠，尋常遂以青琅玕爲竹。㊃箕踞謂曲兩脚而坐，其形如箕。㊄魏志程昱

傳注：「昱少時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彧白太祖。太祖曰：『卿終當爲我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後遂以「捧日」爲事君。

烹葵

昨臥不夕食，今起乃朝飢。貧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紅粒香復軟，綠英滑且肥。飢來止於飽，飽後復何思？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勿學常人意，其間分是非。

弄龜羅

有姪始六歲，字之爲阿龜。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羅兒。一始學笑語，一能誦歌詩。朝戲抱我足，夜眠枕我衣。汝生何其晚？我年行已衰。物情小可念，人意老多慈。酒美竟須壞，月圓終有虧。亦如恩愛緣，乃是憂惱資。舉世同此累，吾安能去之？

題座隅

手不任執殳，㈠肩不能荷鋤。量力揆所用，曾不敵一夫。幸因筆硯功，得升仕進途。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左右有兼僕，出入有單車。㈡自奉雖不厚，亦不至飢劬。若有人及此，傍觀爲何如？雖賢亦爲幸，況我鄙且愚。伯夷古賢人，魯山㈢亦其徒。時哉無奈何！俱化爲餓殍。念彼益自媿，不敢忘斯須。平生榮利心，破滅無遺餘。猶恐塵妄起，題此於座隅。

㈠殳音殊，兵器長一丈二寸，無刃。詩經衛風：「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㈡漢書循吏傳：「龔遂爲渤海太守，單車獨行到府，郡中翕然。」　㈢自註：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

贖雞

淸晨臨江望，水禽正諠繁。鳧雁與鷗鷺，游颺戲朝暾。適有鬻雞者，挈之來遠

村。飛鳴彼何樂？窘束此何寃？喔喔十四雛，罩縛同一樊。足傷金距踏，㈠頭搶㈡花冠翻。經宿廢飲啄，日高詣屠門。遲迴未死間，飲渴欲相呑。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魚豚。見茲生惻隱，贖放雙林園。開籠解索時，雞雞聽我言。『與爾鏹三百，小惠何足論？莫學銜環雀，崎嶇謾報恩㈢。』

㈠左傳：「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註：「金距，施金芒於距也。」此處僅作鷄爪解。踏，舉足促狹也。 ㈡搶，觸也。 ㈢庾信謝啓：「蓬萊報恩之雀，白玉四環。」

食後

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擧頭看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賒。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

題舊寫真圖

我昔三十六，寫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顇臥江城。豈止十年老？曾與衆苦幷。一照舊圖畫，無復昔儀形。形影默相顧，如弟對老兄。況使他人見，能不昧平生？義和㊀鞭日走，不爲我少停。形骸屬日月，老去何足驚？所恨凌煙閣，㊁不得盡功名。

㊀廣雅：「日御謂之義和」　㊁唐書太宗紀：「十七年二月戊申，圖功臣於凌煙閣」韋述西京記：「太極宮有凌煙閣，在凝陰殿內。」

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㊀

太原一男子，自顧庸且鄙。老逢不次㊁恩，洗出拔泥滓。既居可言地，㊂願助朝廷理。伏閤三上章，戇愚不稱旨。聖人存大體，優貸容不死。鳳詔停舍人，魚書除刺史。㊃寘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我自得此心，于茲十年矣。餘杭㊄乃名郡，郡郭臨江汜。㊅已想海門山，㊆潮聲來入耳。昔予貞元末，羈旅曾遊此。甚覺太守尊，亦

諳魚酒美。因生江海興，每羨滄浪水。㈧尙擬拂衣行，況今兼祿仕？青山峰巒接，白日煙塵起。東道旣不通，改轅遂南指。㈨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聞有賢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頗爲愜，所歷良可紀。策馬渡藍溪，勝遊從此始。

㈠參看導言。藍溪，卽灞小，在陝西藍田縣南。㈡不次；不次謂不依尋常之等次也。漢書東方朔傳：「待以不次之位。」㈢作者嘗爲左拾遺掌供奉諷諫，故曰可言地。㈣鳳詔；鳳詔天子之詔也。魚書；魚書卽魚符。野客叢談：「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爲信。」㈤杭州，唐州名；餘杭，郡名，故城在今浙江杭縣之西。㈥詩經：「江有汜」水之歧流復還本水者曰汜。㈦錢塘江入海處有龕赭二山，南北對峙如門。潮汐爲二山所束，勢極湍悍，其來如萬馬奔騰。㈧滄浪；水清貌。㈨年譜：時汴河道未通，取襄陽路赴任。

初出城留別

朝從紫禁㈠歸，暮出靑門㈡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㈢車馬，揮

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㈠以星之紫微垣比帝居，故稱宮禁曰紫禁。　㈡青門見前寄隱者註一。　㈢簇，聚也。

宿藍溪對月㈠

昨夜鳳池㈡頭，今夜藍溪口。明月本無心，行人自回首。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清影不宜昏，聊將茶代酒。

㈠一作「宿藍橋題月」。　㈡鳳池，即鳳凰池，禁苑中池沼，中書省所在之地也，亦稱「鳳沼」。

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

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體倦目已昏，瞌然遂成睡。右袂尚垂鞭，左手暫委轡。忽覺問僕夫，纔行百步地。形神分處所，遲速相乖異。馬上幾多時，夢中無限事。誠哉達人語，百齡同一寐。

去。

桐樹館重題

階前下馬時，梁上題詩處。慘淡病使君，蕭疎老松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

感舊紗帽㈠

昔君烏紗帽，贈我白頭翁。帽今在頂上，君已歸泉中。物故猶堪用，人亡不可逢。岐山㈡今夜月，墳樹正秋風。

㈠自註：帽即故李侍郎所贈。 ㈡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西北。

馬上作

處世非不遇，榮身頗有餘。勳爲上柱國，爵乃朝大夫㈠。自問有何才？兩入承

明廬。㈡又問有何政？再駕朱輪車。㈢矧予東山㈣人，自惟朴且疎。彈琴復有酒，但慕嵇阮㈤徒。闇被鄉里薦，誤上賢能書。一列朝士籍，遂爲世網拘。高有罾繳憂，下有陷穽虞。每覺宇宙窄，未嘗心體舒。蹉跎二十年，頷下生白鬚。何言左遷去，尙獲專城居。㈥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淵魚。雖未脫簪組，且來汎江湖。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沽。高聲詠篇什，大笑飛杯盂。五十未全老，尙可且歡娛。用茲送日月，君以爲何如？秋風起江上，白日落路隅。回首語五馬，去矣勿踟躕。㈦

㈠國策：「楚之法，覆軍殺將者，官爲上柱國。」隋唐至明，均以上柱國爲勳官之最尊者。按年譜：作者以長慶元年加朝散大夫，又轉上柱國，除中書舍人。㈡承明廬；漢時侍從之臣所居之處。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兩入承明廬。」㈢朱輪車；貴者所乘之車也。漢書劉向傳：「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㈣東山；晉時謝安棲隱遊宴之所，在今浙江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㈤嵇康，阮籍，並晉時人，以放蕩不羈稱者。㈥左遷；降職也。專城；古州牧太守之稱，言其權力能爲一城之主也。古樂府：「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㈦古樂府陌上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漢官儀：「四

馬載車，此常禮也；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五馬」。踟躕，不進貌。

登商山㈠最高頂

高高此山頂，四望唯煙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與負者，來去何紛紜！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囂塵。七年三往復，㈡何得笑他人？

㈠商山：商山在陝西商縣東，經此；長慶二年除杭州刺史，再經此。故曰「七年三往復」也。

㈡按年譜：作者以元和十年出爲江州司馬，經此；十五年由忠州召還京，復

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㈠

鰥惸心所念，簡牘手自操。何言符竹貴？未免州縣勞。賴是餘杭郡，臺榭遶官曹。凌晨親政事，向晚恣遊遨。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濤。水心如鏡面，千里無纖毫。

直下江最闊，近東樓更高。煩襟與滯念，一望皆遁逃。

㊀此到杭州後作。

郡亭

平旦㊀起視事，亭午㊁臥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琴書前。況有虛白亭，㊂坐見海門山。潮來一凭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閑。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唯茲郡閣內，囂靜得中間。

㊀平旦，天平明時也。㊁亭午，當午也。㊂作者冷泉亭記：「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

詠懷

昔爲鳳閣㊀郎，今爲二千石。㊁自覺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喫。今雖在疏遠，竟歲無牽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

通夕。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㈢先務身安閒，次要心歡適。事有得而失，物有損而益。所以見道人，觀心不觀跡。

㈠鳳閣，即中書省。㈡二千石，太守秩也。㈢史記留侯世家：「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喻其疾速也。

感傷古調詩

寄江南兄弟

分散骨肉戀，趨馳名利牽。一奔塵埃馬，一泛風波船。忽憶分手時，憫默秋風前。別來朝復夕，積日成七年。花落城中池，春深江上天。登樓東南望，鳥滅煙蒼然。相去復幾許？道里近三千。平地猶難見，況乃隔山川？

曲江早秋㊀

秋波紅蓼水，夕照青蕪岸。獨信馬蹄行，曲江池㊁四畔。早涼晴後至，殘暑暝來散。方喜炎燠銷，復嗟時節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人壽七十稀，七十新過半。且當對酒笑，勿起臨風歎。㊂

㊀自註：二年作。按即憲宗元和二年丁亥。　㊁曲江池；曲江池即曲江，在陝西長安縣東南，周七里。　㊂謝莊

月賦：「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

栽。

贈賣松者

一束蒼蒼色，知從澗底來。劚掘經幾日，枝葉滿塵埃。不買非他意，城中無地栽。

初見白髮

白髮生一莖，朝來明鏡裏。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青山方遠別，黃綬㈠初從仕。未料容髮間，蹉跎忽如此。

㈠黃綬；黃綬卽黃組，所以承印環者。

別元九後詠所懷㈠

零落桐葉雨，蕭條槿花㈡風。悠悠早秋意，生此幽閑中。況與故人別，中懷正無悰。㈢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門㈣東。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

㈠元九，元稹也。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貶為江陵士曹。作者時為左拾遺，上疏論救，不報。㈡槿，即木槿，夏秋之交開花。㈢謝朓詩：「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無悰，不樂也。㈣見寄隱者註一。

早秋曲江感懷

離離暑雲散，嫋嫋涼風起。池上秋又來，荷花半成子。朱顏自銷歇，白日無窮已。人壽不如山，年光急於水。青蕪與紅蓼，歲歲秋相似。去歲此悲秋，㈠今秋復來此。

㈠前有曲江早秋詩。

別舍弟後月夜

悄悄初別夜，去住兩盤桓。㊀行子孤燈店，居人明月軒。平生共貧苦，未必日成歡。及此暫爲別，懷抱已憂煩。況是庭葉盡，復思山路寒。如何爲不念，馬瘦衣裳單。

㊀盤桓不進貌。班固幽通賦：「岓盤桓而且俟。」

金鑾子晬日㊀

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生來始周歲，學坐未能言。慚非達者懷，未免俗情怜。從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若無夭折患，則有婚嫁牽。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

㊀晬將遂切。子生一歲曰晬。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以此

寄。㈠

永壽寺㈡中語，新昌坊㈢北分。歸來數行淚，悲事不悲君。悠悠藍田路，㈣自去無消息。計君食宿程，已過商山北。㈤昨夜雲四散，千里同月色。曉來夢見君，應是君相憶。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苦相憶，無人可寄書。覺來未及說，叩門聲冬冬。言是商州㈥使，送君書一封。枕上忽驚起，顛倒著衣裳。㈦開緘見手札，一紙十三行。上論遷謫心，下說離別腸。心腸都未盡，不暇敘炎涼。云作此書夜，夜宿商州東。獨對孤燈坐，陽城山㈧館中。夜深作書畢，山月向西斜。月下何所有？一樹紫桐花。桐花半落時，復道正相思。慇勤書背後，兼寄桐花詩。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想君此夜心。一章三遍讀，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

㈠自註：元九初謫江陵。㈡永壽寺：永壽寺在長安永安坊。寺塔記：「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㈢玉海：「祥符九年，以新昌坊第一區為皇親禮會院。」㈣見宿

藍溪對月詩註一。㈤見登商山最高頂詩註一。㈥商州卽今商縣，屬陝西關中道。㈦詩經：「東方未明，顚倒衣裳」㈧陽城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北。

重到渭上舊居㈠

舊居淸渭曲，開門當蔡渡。㈡十年方一還，幾欲迷歸路。㈢追思昔日行，感傷故游處。插柳作高林，種桃成老樹。因驚成人者，盡是舊童孺。試問舊老人，半爲遶村墓。浮生同過客，前後遞來去。白日如弄珠，出沒光不住。人物日改變，擧目悲所遇。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朱顏銷不歇，白髮生無數。唯有山門外，三峰色如故。

㈠按年譜：元和六年四月，作者丁母陳縣君喪，退居渭上。㈡渭河上渡名。㈢作者以貞元二十年始卜居渭上，至此前後八年。

白髮

白髮知時節，暗與我有期。今朝日陽裏，梳落數莖絲。家人不慣見，憫默爲我悲。我云何足怪？此意爾不知。凡人年三十，外壯中已衰。但思寢食味，已減二十時。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書魔昏兩眼，酒病沉四肢。親愛日零落，在者仍別離。身心久如此，白髮生已遲。由來生老死，三病長相隨。㈠除卻念無生，㈡人間無藥治。

㈠佛家以生老病死爲人生之四苦。㈡傳燈錄：「禪寂無生。」王維詩：「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將之饒州，㈠江浦夜泊。

明月滿深浦，愁人臥孤舟。煩冤寢不得，夏夜長於秋。苦乏衣食資，遠爲江海游。光陰坐遲暮，鄉國行阻修。身病向鄱陽，家貧寄徐州。前事與後事，豈堪心併憂？憂來起長望，但見江水流。雪樹藹蒼蒼，煙波淡悠悠。故園迷處所，一念堪白頭。

㈠饒州；今江西鄱陽縣。

秋暮西歸，途中書情。

耿耿旅燈下，愁多常少眠。思鄉貴早發，發在雞鳴前。九月草木落，平蕪連遠山。秋陰和曙色，萬木蒼蒼然。去秋偶東游，今秋始西旋。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心雖非蘭膏(一)安得不自燃？(二)

(一)蘭膏；以蘭香所煉之膏也。楚辭：「蘭膏明燭，容華備些。」(二)自燃；猶自煎。莊子：「膏火自煎也。」淮南子：「膏以明自煎。」

留別

秋涼卷朝簟，春煖撤夜衾。雖是無情物，欲別尚沉吟。況與有情別，別隨情淺深。二年歡笑意，一旦東西心。獨留誠可念，同行力不任。前事詎能料，後期諒難尋。惟有潺湲淚，不惜共沾襟。

曉別

曉鼓聲已半，離筵坐難久。請君斷腸歌，送我和淚酒。月落欲明前，馬嘶初別後。浩浩暗塵中，何由見回首？

北園

北園東風起，雜花次第開。心知須臾落，一日三四來。花下豈無酒？欲酌復遲迴。所思眇千里，誰勸我一杯？

照鏡

皎皎青銅鏡，斑斑白絲鬢。豈復更藏年？實年君不信。

秋月

夜初色蒼然，夜深光浩然。稍轉西廊下，漸滿南窗前。況是綠蕪地，復茲清露天。落葉聲策策，驚鳥影翩翩。棲禽尚不穩，愁人安可眠？

朱陳村

徐州古豐縣，㈠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紜紜。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村之民，死爲村之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唯兩姓，世世爲婚姻。㈡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

㈠豐縣，漢置，清屬江蘇徐州府。 ㈡自註：其村惟朱陳二姓而已。

我生禮義鄉，少小孤且貧。徒學辨是非，祇自取辛勤。世法貴名教，士人重官

婚。以此自桎梏，信爲大謬人。十歲解讀書，十五能屬文。二十舉秀才，三十爲諫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親恩。承家與事國，望此不肖身。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離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平生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朝憂臥至暮，夕哭坐達晨。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羨村中民。

歎老三首

晨興照青鏡，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長歡樂。誰會天地心？㈠千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今古稱扁鵲。㈡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㈠易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㈡扁鵲，春秋時之名醫，受禁方於長桑君，因以醫名世。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稠直！昔似玄雲光，今如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

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鵶頭與鶴頸，至老常如墨。獨有人鬢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去歲新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長成，不覺身衰暮。去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徧寄諸親故。壯歲不歡娛，長年當悔悟。

同友人尋澗花

聞有澗底花，貰得村中酒。與君來校遲，已逢搖落後。臨觴有遺恨，悵望空溪口。記取花發時，期君重攜手。我生日日老，春色年年有。且作來歲期，不知身健否？

觀兒戲

齠齓七八歲，綺紈三四兒。弄塵復鬬草，盡日樂嬉嬉。堂上長年客，鬢間新有絲。一看竹馬戲，每憶童騃時。童騃饒戲樂，老大多憂悲。靜念彼與此，不知誰是癡？

以鏡贈別

人言似明月，我道勝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豈如玉匣裏，如水常澄澈？月破天暗時，圓明獨不歇。我慚貌醜老，繞鬢斑斑雪。不如贈少年，迴照青絲髮。因君千里去，持此將爲別。

城上對月期友人不至

古人惜晝短，勸令秉燭遊。況此迢迢夜，明月滿西樓。復有尊中酒，置在城上頭。期君君不至，人月兩悠悠。照水烟波白，照人肌髮秋。清光正如此，不醉卽須愁。

念金鑾子二首

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㊀ 一朝舍我去，魂影無處所。況念夭札時，嘔啞初學語！始如骨肉愛，乃是憂悲聚。惟思未有前，以理遣傷

苦。忘懷日已久，三度移寒暑。今日一傷心，因逢舊乳母。

㊀陶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聊勝無」

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見，邇來三四春。形質本非實，氣聚偶成身。恩愛元是妄，緣合暫爲親。念茲庶有悟，聊用遣悲辛。暫將理自奪，不是忘情人。

對酒

人生一百歲，通計三萬日。何况百歲人，人間百無一？賢愚共零落，貴賤同埋沒。東岱㊀前後魂，北邙㊁新舊骨。復聞藥誤㊂者，爲愛延年術。又有憂死者，爲貪政事筆。藥誤不得老，憂死非因疾。誰言人最靈？知得不知失。何如會親友，飲此杯中物？能沃煩慮消，能陶真性出。所以劉阮輩，㊃終年醉兀兀。

㊀東岱東岳泰山也。㊁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陽縣東北，後漢王侯公卿多葬此。㊂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㊃劉劉伶，字伯倫，阮阮籍，字嗣宗，皆晉時人，嗜飲，終日沈醉。

喜友至留宿

村中少賓客，柴門多不開。忽聞車馬至，云是故人來。況值風雨夕，愁心正悠哉。願君且同宿，盡此手中杯。人生開口笑，百年都幾回。㊀

㊀莊子：「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沐浴

經年不沐浴，塵垢滿肌膚。今朝一澡濯，衰瘦頗有餘。老色頭鬢白，病形支體虛。衣寬有賸帶，髮少不勝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已如此，七十復何如？

自覺二首

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㊀今年一齒落。形骸日損耗，心事同

蕭索。夜寢與朝飡，其間味亦薄。同歲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與貌，衰盛隨憂樂。畏老老轉逼，憂病病彌縛。不畏復不憂，是除老病藥。

（一）二毛：謂髮花白也。左傳「不禽二毛」。

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親愛零落盡，安用身獨存？幾許平生歡，無限骨肉恩。結爲腸間痛，聚作鼻頭辛。悲來四支緩，泣盡雙眸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我聞浮圖教，（一）中有解脫（二）門。置心爲止水，（三）視身如浮雲。斗擻垢穢衣，度脫（四）生死輪。（五）胡爲戀此苦，不去猶逡巡？回念發弘願，願此見在身。但受過去報，不結將來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悲憂根。

（一）浮圖教：佛教也。浮圖或作「浮屠」，即「佛陀」之異譯。（二）佛家謂此心自在，解除一切塵累，爲解脫。（三）止水：不流動之水也。莊子：「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四）度脫：佛家語，猶言超度。

（五）輪：輪迴也。

夜雨有念

以道治心氣，終歲得晏然。何乃戚戚意，忽來風雨天？既非慕榮顯，又不恤飢寒。胡爲悄不樂，抱膝殘燈前？形影暗相問，心默對以言。骨肉能幾人？各在天一端，吾兄寄宿州，㊀吾弟客東川。㊁南北五千里，吾身在中間。欲去病未能，欲住心不安。有如波上舟，此縛而彼牽。自我向道來，于今六七年。鍊成不二㊂性，消盡千萬緣。唯有恩愛火，往往猶熬煎。豈是藥無效？病多難盡蠲。

㊀宿州即今安徽宿縣。㊁東川四川之東部也；唐置東川節度。㊂維摩經：「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不應。文殊曰：『善哉，善哉！』乃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蕭統答法雲請開講書：「不二之門，寂焉無響。」

送春

三月三十日，春歸日復暮。惆悵問春風，明朝應不住。送春曲江上，眷眷東西

顧。但見撲水花，紛紛不知數。了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日日進前程，前程幾多路？兵刀與水火，盡可違之去。唯有老到來，人間無避處。感時良爲已，獨倚池南樹。今日送春心，心如別親故。

哭李三

去年渭水曲，秋時訪我來。今年常樂里，春日哭君回。哭君仰問天，天意安在哉？若必奪其壽，何如不與才？落然身後事，妻病女嬰孩。

夜聞歌者㈠

夜泊鸚鵡洲，㈡秋江月澄徹。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

㈠自註：宿鄂州。鄂州；鄂州即今湖北省治。㈡鸚鵡洲；在武昌縣西南江中。

感情

中庭晒㈠服玩，忽見故鄉履。昔贈我者誰？東鄰嬋娟子。㈡因思贈時語，特用結終始。永願如履綦，雙行復雙止。自吾謫江都，漂蕩三千里。爲感長情人，提攜同到此。今朝一惆悵，反覆看未已。人隻履猶雙，何曾得相似？可嗟復可惜，錦表繡爲裏。況經梅雨來，色黯花草死。

㈠晒；俗「曬」字。㈡嬋娟子；美女也。

早蟬

月出先照山，風生先動水。亦如早蟬聲，先入閒人耳。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上新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㈠有誰聽？日暮槐花裏。

⊖衡門橫木爲門，貧賤者之所居也。

司馬廳獨宿

荒涼滿庭草，偃亞⊖侵簷竹。府吏下廳簾，家僮開被幞。數聲城上漏，一點窗間燭。官曹冷似冰，誰肯來同宿？

⊖偃亞低矮貌。

夢與李七庾三十三同訪元九

夜夢歸長安，見我故親友。損之在我左，順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風出攜手。同過靖安里，下馬尋元九。元九正獨坐，見我笑開口。還指西院花，仍開北亭酒。如言各有故，似惜歡難久。神合俄頃間，神離欠伸後。覺來疑在側，求索無所有。殘燈影閃牆，斜月光穿牖。天明西北望，萬里君知否？老去無見期，踟躕搔白首。⊖

㈠詩經：「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以手搔髮而有所思也。

初入峽有感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瞿塘呀直瀉，灩澦屹中峙。㈠未夜黑岩昏，無風白浪起。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況千三百里？㈡苒蒻竹篾簽，㈢欹危檝師趾。一跌無完舟，吾生繫於此。常聞仗忠信，蠻貊可行矣。自古漂沉人，豈盡非君子？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復作無名死。

㈠瞿塘川楚間三峽之一。灩澦堆在瞿塘峽口。國史補：「蜀之三峽，最號峻急；四月五月尤險。故行者爲之歌曰：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㈡自註：自峽州至忠州，灘險相繼，凡一千三百里。㈢簽音念，竹索也。

過昭君村㈠

靈珠產無種，彩雲出無根。亦如彼姝子，㈡生此遐陋村。至麗物難掩，遽選入君門。猶美衆所嫉，終棄於塞垣。唯此希代色，豈無一顧恩？事排勢須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旣可變，丹青何足論？㈢竟埋代北骨，不返巴東魂。慘淡晚雲水，依稀舊鄉園。姸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遺老，指點爲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㈠自註：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按：歸州，今湖北秭歸縣。㈡詩經：「彼姝者子，在我室矣。」姝，女之美者。㈢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君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擧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重按其事，畫工有毛延壽〔等〕同日棄市。」

自江州至忠州㈠

前在潯陽日，已歎賓朋寡。忽忽抱憂懷，出門無處寫。㈡今來轉深僻，窮峽巔山下。五月斷行舟，灩堆正如馬。㈢巴人類猿狖，矍鑠滿山野。敢望見交親，喜逢似人者。

㈠忠州，今四川忠縣。按年譜：作者以元和十三年十二月除忠州刺史，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到忠州。

㈡詩經：「我心寫兮。」謂舒洩也。　㈢見初入峽詩註一。

南賓㈠郡齋即事寄楊萬州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窮獨人，强名爲刺史。時時竊自哂，刺史豈如是？倉粟餧家人，黃縑裹妻子。㈡莓苔翳冠帶，霧雨霾樓雉。衙鼓暮復朝，郡齋臥還起。回頭望南浦，㈢亦在煙波裏。而我復何嗟？夫君㈣猶滯此。

㈠唐書地理志：「忠州南賓縣，武德二年析浦州之武寧置。」　㈡自註：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粟

給祿食，黃絹支俸。㊂南浦，在今湖北武昌縣南三里。㊃夫君，猶言此君，謂楊萬州。

招蕭處士

峽內豈無人？所逢非所思。門前亦有客，相對不相知。仰望但雲樹，俯顧惟妻兒。寢食起居外，端然無所爲。東郊蕭處士，聊可與開眉。能飲滿杯酒，善吟長句詩。庭前吏散後，江畔路乾時。請君攜竹杖，一赴郡齋期。

東城尋春

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今猶未衰甚，每事力可任。花時仍愛出，酒後尙能吟。但恐如此興，亦隨日消沉。東城春欲老，勉强一來尋。

花下對酒二首

藹藹江氣春，南賓閏正月。梅櫻與桃杏，次第城上發。紅房爛簇火，素豔粉團雪。香惜委風飄，愁牽壓枝折。樓中老太守，頭上新白髮。冷淡病心情，暄和好時節。故園音信斷，遠郡親賓絕。欲問花前尊，依然爲誰設？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似霰。仰首看白日，白日走如箭。年芳與時景，頃刻猶衰變。況是血肉身，安能長强健？人心苦迷執，慕貴憂貧賤。愁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況吾頭半百，把鏡非不見。何必花下杯，更待他人勸？

我身

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斷，浩浩通長風。昔游秦雍間，今落巴蠻中。昔爲意氣郎，今作寂寞翁。外貌雖寂寞，中懷頗冲融。賦命有厚薄，委心任窮通。通當爲大鵬，舉翅摩蒼穹。窮則爲鷦鷯，一枝足自容。㈠苟知此道者，身窮心不窮。

㈠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又：「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註：「鶬鶊；小鳥也。」

哭王質夫

仙遊寺㊀前別，別來十年餘。生別猶怏怏，死別復何如？客從梓潼㊁來，道君死不虛。驚疑心未信，欲哭復踟躕。踟躕寢門㊂側，聲發涙亦俱。衣上今日涙，篋中前月書。怜君古人風，重有君子儒㊃。篇詠陶謝㊄輩，風衿嵇阮㊅徒。出身旣蹇迍㊆，生世仍須臾。誠知天至高，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夫。不知彼何德，不識此何辜？

㊀仙遊寺在盩厔縣，（見陳鴻長恨歌傳。）㊁梓橦；唐郡，今縣，屬四川西川道。㊂寢門；內門也。㊃論語：「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㊄陶謝；陶淵明，謝靈運。㊅嵇阮；嵇康，阮籍。㊆蹇迍；謂蹇連，迍邅，並行路艱難之意。

郡中春宴，因贈諸客。

僕本儒家子，待詔金馬門。㈠塵忝親近地，孤負聖明恩。一旦奉優詔，萬里牧遠人。可憐島夷㈡帥，自稱爲使君。身騎牂牁㈢馬，口食巴江鱗。闇淡緋衫故，斕班白髮新。是時歲二月，玉曆布春分。頒條示皇澤，命宴及良辰。冉冉㈣趨府吏，蚩蚩㈤聚州民。有如蟄蟲鳥，亦應天地春。薰草席㈥鋪座，藤枝酒㈦注尊。中庭無平地，高下隨所陳。蠻鼓聲坎坎，㈧巴女舞蹲蹲。㈨使君居上頭，掩口語衆賓。勿笑風俗陋，勿欺官府貧。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

㈠漢武帝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曰金馬門　㈡島夷；言海島之夷。此指巴民。書經：「島夷卉服。」　㈢牂牁；隋置郡，在今貴州德江縣西。　㈣冉冉；行貌。楚辭：「老冉冉其將至兮。」　㈤蚩蚩；敦厚貌。詩經：「氓之蚩蚩。」　㈥薰草席；即蘇薰席。唐書地理志：「忠州南賓郡土貢：生金，綿紬，蘇薰席，久刀。」一統志：「蘇薰席，忠州墊江縣出，色深碧。」　㈦藤枝酒；即鈎藤酒。老學庵筆記：「辰、沅、靖州蠻，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鈎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　㈧坎坎；

擊鼓聲。詩經：「坎其擊鼓。」㊈蹲蹲，舞貌。詩經：「蹲蹲舞我。」

歲晚

霜降水返壑㊀風落木歸山。㊁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何此南遷客，五年猶未還？命迍分已定，日久心彌安。亦嘗心與口，靜念私自言。去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何須自生苦，捨易求其難。

㊀禮記：「土返其宅，水歸其壑。」㊁左傳：「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言風下落也。

逍遙詠

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㊀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自逍遙人。

㊀萬劫，猶萬世也。佛家謂世界一造一毀爲一劫。

傷感歌行曲引雜體

短歌行㈠

曈曈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爲白晝入爲夜，圓轉如珠住不得。

㈠短歌行爲樂府相和平調曲。樂府解題曰：「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也。」

住不得，可奈何！爲君舉酒歌短歌。

歌聲苦，詞亦苦，四座少年君聽取。今夕未竟明旦催，秋風纔住春風迴。人無根蔕時不駐，朱顏白日相隳頹。勸君且强笑一面，勸君復强飲一杯。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

生離別㈠

食檗不易食梅難，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爲之難，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雞再鳴殘月沒，征馬連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聲，梅酸檗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

㈠生離別：即生別離。爲樂府雜曲。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生離別，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憂極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髮。

浩歌行㈠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㈡駐朱顏。朱顏日漸不如故，青史㈢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㈣冢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

來爭奈何?

㈠浩歌行爲樂府雜曲。楚辭九歌:「望美人兮不來，臨風怳而浩歌」浩，大也。唐李賀作浩歌。白居易始作浩歌行。 ㈡方士以所煉之丹爲大藥。枕中方「凡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敢近人。」㈢大戴禮「青史之記」古以竹簡書事，謂之削青，故謂記事之史曰青史 ㈣見對酒註二。

王夫子

王夫子，送君爲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道途雖遠位雖卑，月俸猶堪活妻子。男兒口讀古人書，束帶斂手來從事。近將狥祿給一家，遠則行道佐時理。行道佐時須待命，委身下位無爲恥。命苟未來且求食，官無卑高及遠邇。男兒上既未能濟天下，下又不至飢寒死。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王夫子，別有一事欲勸君，逢酒逢春且歡喜。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頭老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㈠能彈琵琶和法曲，㈡多在華清㈢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㈣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㈤蘭麝熏煮溫湯㈥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㈦至，弓勁馬肥胡語喧。㈧豳土㈨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

㈠見胡旋女及折臂翁兩詩註。 ㈡法曲，道觀所奏之曲，其樂器有鐃、鈸、鐘、磬、琵琶等。唐書音樂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 ㈢華清，宮名，在陝西臨潼縣驪山上，山有溫泉。 ㈣雍錄：「朝元閣，在驪山天寶七載，玄宗皇帝見於朝元閣，改名降聖閣。」 ㈤石甕寺在華清宮側。王建題石甕寺詩：「地壓龍蛇山色別，屋連宮殿匠名同。」 ㈥溫湯，卽溫泉，見註三。 ㈦安祿山起兵漁陽；漁陽燕地，故曰燕寇。 ㈧祿山本營州柳城胡，而用胡兵，故曰胡語喧。 ㈨長安古豳州地。

從此漂淪落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

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㊀樹老籠明月，長生殿㊁闇鎖春雲。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㊀見折臂翁註二　㊁長生殿見後長恨歌傳。

送張山人歸嵩陽㊀

黃雲慘慘天微雪，循行坊西鼓聲絕。張生馬瘦衣且單，夜扣柴門與我別。媿君冒寒來別我，爲君沽酒張燈火。酒酣火煖與君言，何事出關又入關。㊁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餘月客長安。長安古來名利地，空手無金行路難。朝遊九城陌，㊂肥馬輕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㊃殘茶冷酒愁殺人。春明門外㊄城高處，直下便是嵩山路。幸有雲泉容此身，明日辭君且歸去。

㊀山人謂山中隱者。嵩陽，嵩山之陽，今河南登封縣。　㊁關，謂潼關，在今陝西潼關縣。　㊂漢長安城

中有八街九陌（見三輔黃圖）。㊃五侯門言貴顯者之門。漢元帝舅王譚，王逢時，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㊄唐實錄：「開元十七年五月丁卯，侍臣以下燕於春明門外寧王憲之園池。」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

劉兄文高行孤立，十五年前名翕習。㊀是時相遇在符離，㊁我年二十君三十。得意忘年㊂心迹親，寓居同縣日知聞。衡門㊃寂寞朝尋我，古寺蕭條暮訪君。朝來暮去多攜手，窮巷貧居何所有？秋燈夜寫聯句詩，春雪朝傾煖寒酒。陴湖綠愛白鷗飛，濉水㊄清憐紅鯉肥。偶語閒攀芳樹立，相扶醉蹋落花歸。張賈弟兄同里巷，乘間數數來相訪。雨天連宿草堂中，月夜徐行石橋上。

㊀翕習威盛貌。左思蜀都賦：「亦以財雄，翕習邊城。」㊁符離今安徽宿縣。㊂忘年言以才識相契，忘其年歲行輩而引與爲友也。後漢孔融與禰衡爲忘年交。㊃衡門見前早蟬註一。㊄濉水同

睢水。括地志：「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臨慮縣入泗水。」

我年漸長忽自驚，鏡中冉冉㊀髭鬚生。心畏後時同勵志，身牽前事各求名。問我栖栖何所適？鄉人薦爲鹿鳴客㊁。二千里別謝交游，三十韻詩慰行役。出門可憐唯一身，弊裘瘦馬入咸秦㊂。鼕鼕街鼓紅塵闇，晚到長安無主人。

㊀冉冉：見郡中春宴詩註四。㊁鹿鳴客：謂鄉貢及第者。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之章，故有此稱。

㊂秦都咸陽，故曰咸秦。

二賈二張與余弟，驅車邐迤來相繼。操詞握賦爲干戈，㊀鋒銳森然勝氣多。齊入文場同苦戰，五人十載九登科。二張得雋名居甲，㊁美退㊂爭雄重告捷。棠棣㊃輝榮並桂枝，芝蘭㊄芬馥和荊葉。唯有沉犀屈未伸，握中自謂駭雞珍。㊅三年不鳴鳴必大，㊆豈獨駭雞當駭人。

㊀言以詞賦爲干戈戰於文場。㊁得雋：得進士也。通典：「進士惟有甲乙二科。」㊂美二賈之一；退：即知退，行簡字，見後得行簡書註一。㊃棠棣，喻兄弟；㊄芝蘭，喻佳弟子。㊅左思吳都賦：「火

齊之寶，駭雞之珍。」抱朴子。「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驚且退。故南人名通天犀為駭雞犀。」 ㈦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元和運啓千年聖，同遇明時余最幸。始辭祕閣㈠吏王畿，㈡遽列諫垣㈢升禁闈。蹇步何堪鳴珮玉？衰容不稱著朝衣。閶闔㈣晨開朝百辟，㈤冕旒不動香烟碧。步登龍尾㈥上虛空，立去天顏無咫尺。宮花似雪從乘輿，禁月如霜坐直廬。㈦身賤每驚隨內宴，才微常媿草天書。晚松寒竹新昌第，職居密近門多閉。

㈠祕閣謂校書郎職。 ㈡吏王畿謂盩厔縣尉。 ㈢列諫垣謂授左拾遺也。（參看導言。） ㈣閶闔，門名。說文：「閶闔，天門也，楚人名門，皆曰閶闔。」 ㈤百辟百官也。 ㈥龍尾上朝道名。安祿山傳：「每遇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㈦直廬禁中直夜之所。

日暮銀臺㈠下直回，故人到門門暫開。回頭下馬一相顧，塵土滿衣何處來？

斂手炎涼敍未畢，先說舊山今悔出。岐陽㈡旅宦少歡娛，江左㈢羈游費時日。贈我一篇行路吟，吟之句句披沙金。㈣歲月徒催白髮貌，泥塗不屈青雲心。誰會茫茫天地意？短才獲用長才棄。我隨鵷鷺入煙雲，謬上丹墀㈤爲近臣。君同鸞鳳棲荆棘，猶著青袍作選人。㈥惆悵知賢不能薦，徒爲出入蓬萊殿。㈦月慚諫紙二百張，歲媿俸錢三十萬。

㈠銀臺；宮門名。唐時翰林學士院，均在右銀臺門內。　㈡岐陽；岐山之陽，指長安。　㈢江左；謂長江以東之地，指符離舊遊之地。　㈣世說：「陸機文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㈤墀；階也；宮殿階上地以丹漆之，故曰丹墀。　㈥選人；如近世之候選官員也。　㈦六典：「大明宮有蓬萊殿」

大底浮榮何足道？幾度相逢卽身老。且傾斗酒慰羈愁，重話符離問舊游。北巷鄰居幾家去，東林舊院何人住？武里郵花落復開，流溝山色應如故。

感此酬君千字詩，醉中分手又何之？須知通塞尋常事，莫歎浮沉先後時。慷慨臨岐重相勉，殷勤別後加飡飯。君不見買臣衣錦還故鄉，五十身榮未爲晚？㈠

㈠朱買臣：漢會稽人，家貧好讀書。妻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已四十九。汝苦日久，待我貴當報汝。」妻不聽，去適農夫。武帝時，買臣爲會稽太守，妻慚忿自經死。

客中月

客從江南來，來時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見清光圓。晚隨殘月行，夕與新月宿。誰謂月無情？千里遠相逐。朝發渭水橋，暮入長安陌。不知今夜月，又作誰家客？

挽歌詞

丹旐何飛揚，素驂亦悲鳴。㈠晨光照閭巷，輀車㈡儼欲行。蕭條九月天，晚出洛陽城。借問送者誰？妻子與弟兄。蒼蒼古原上，峨峨開新塋。含酸一慟哭，異口同哀聲。舊壠轉蕪絕，新墳日羅列。春風秋草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別。

㈠陶淵明挽歌詩：「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㈡輀車：喪車也。

長相思㊀

九月西風興，月冷露華凝。思君秋夜長，一夜魂九升。二月東風來，草折花心開。思君春日遲，一日腸九迴。㊁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蘿㊂草，生在松之側。蔓短枝苦高，縈迴上不得。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㊃行。願作深山木，枝枝連理㊄生。

㊀長相思爲樂府雜曲。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㊁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腸一日而九迴。」

㊂古詩：「與君爲新昏，兔絲附女蘿。」

㊃爾雅：「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者，爲邛邛距虛齧甘草；而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

㊄晉中興祥徵記：「連理，仁木也，或異枝還合，皆兩樹共合。」

山鷓鴣㊀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露白風淒淒。黃茅崗㈡頭秋日晚，苦竹嶺㈢下寒月低。畬田㈣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闇入。夢鄉遷客展轉臥，抱兒寡婦彷徨立。山鷓鴣，爾本此鄉鳥。生不辭巢不別羣，何苦聲聲啼到曉？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

㈠歷代歌詞曰：「山鷓鴣，羽調曲也。」太平廣記曰：「鷓鴣吳楚之地悉有，嶺南偏多。」㈡水經註：「濩陂水東翼淯堤西面茅邑自城列築署道迄於長崗，世尙謂之茅崗卽經所謂茅邑地也。」按在今江蘇句容縣。㈢李白山鷓鴣詞「苦竹嶺頭秋月輝。」江南通志：「苦竹嶺在池州原三保。」㈣畬田火種田也。

放旅雁㈠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百鳥無食東西飛，中有旅雁聲最飢。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騰空飛動遲。江童持網捕將去，手攜入市生賣之。我本北人

今讁謫，人鳥雖殊同是客。見此客鳥傷客人，贖汝放汝飛入雲。雁，雁，汝飛向何處！第一莫飛西北去。淮西㈡有賊討未平，百萬甲兵久屯聚。官軍賊軍相守老，食盡兵窮將及汝。健兒飢餓射汝喫，拔汝翅翎爲箭羽。

㈠自註：元和十年冬作。　㈡通鑑：「憲宗元和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送春歸㈠

送春歸，三月盡日日暮時。去年杏園花飛御溝綠，何處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鵑花落子規啼，送春何處西江西。帝城送春猶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悵？莫惆悵，送春人，冗員無替五年罷，應須準擬再送潯陽春。五年炎涼凡十變，又知此身健不健？好送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還相見。

㈠自註：元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作。

山石榴：寄元九

山石榴，一名山躑躅，一名杜鵑花，杜鵑啼時花撲撲。九江三月杜鵑來，一聲催得一枝開。江城上佐閒無事，山下劚得廳前栽。爛熳一欄十八樹，根株有數花無數。千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㈠淚痕裛損臙脂臉，剪刀裁破紅綃巾。謫仙初墮愁在世，姹女新嬌嫁泥春。㈡日射血珠將滴地，風翻火餤欲燒人。閒折兩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藥皆嫫母。㈢奇芳絕豔別者誰？通州遷客元拾遺。㈣拾遺初貶江陵去，去時正值靑春暮。商山秦嶺愁殺人，山石榴花紅夾路。題詩報我何所云？若云色似石榴裙。當時叢畔唯思我，今日欄前只憶君。憶君不見坐銷落，日西風起紅紛紛。

㈠麴塵通作鞠塵。周禮內司服「鞠衣」註：「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按麴塵爲酒麴所生細菌，色淡黃，故謂淡黃色曰麴塵。㈡姹女少女也。泥讀去聲，纒戀也。㈢西施美人；嫫母醜婦。

四新唐書元稹傳：「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貶江陵士曹……久乃徙通州司馬。」

真孃墓㊀

真孃墓，虎丘道。不識真孃鏡中面，唯見真孃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孃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㊁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消歇；塞北花，江南雪。

㊀自註：墓在虎丘寺。雲溪友議：「眞孃，吳國之佳人也，死葬吳宮之側。」虎丘，在今江蘇吳縣。㊁詩經：「膚如凝脂」又：「手如柔荑」荑始生草也。

長恨歌㊀

漢皇重色思傾國，㊁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㊂粉黛無顏色。春寒

賜浴華淸池，溫泉水滑洗凝脂。㊃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㈠陳鴻長恨歌傳：——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布搖，垂金璫。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在淸貫，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門禁不問，京師長吏爲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

「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凶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之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年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跨蓬壺，見最高山，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備言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樓閤，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

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辭：『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猶尙之。夜始半，休侍衞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毋自苦耳。』使者還奏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晏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鴻與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

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耳。前進士陳鴻撰。

㈡見李夫人註一。　㈢見陵園妾註二。　㈣見前詩註二。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暇閒，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㈠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㈡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㈢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㈠漁陽今直隸薊縣、平谷等地。　㈡詳見後編霓裳羽衣舞歌註。　㈢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㈠峨嵋山㈡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㈠雲棧，高入雲間之棧道也。劍閣，即劍門山，即大小劍山。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小劍山與之相連。

㈡峨嵋山，亦作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西南。

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㈠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堦紅不掃。梨園弟子㈡白髮新，椒房㈢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能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㈠唐太液池在長安城東大明宮內。未央宮，漢宮也，在長安縣西北。㈡見折臂翁註三。㈢椒房，漢

殿名，在未央宮王后所居。

臨邛道士鴻都客，㊀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雲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㊁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㊂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㊀臨邛：今四川邛崍縣。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士。」註：「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辭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㊁碧落：度人經註：「東方第一天有碧霞徧滿，是云碧落。」㊂小玉：吳王夫差女名，成仙者。董雙成：西王母侍女。（見漢武帝內傳。）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鉤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㊀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

涕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㊁裏恩愛絕，蓬萊宮㊂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㊃在地願爲連理枝。㊄

㊀闌干；縱橫貌。 ㊁昭陽殿；見繚綾註四。 ㊂蓬萊宮卽蓬萊殿，見醉後走筆註七。 ㊃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鶼鶼。」 ㊄連理枝；見長相思註五。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婦人苦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妝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老。㊀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

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㈠詩經：「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長安道

花枝缺處青樓㈠開，豔歌一曲酒一盃。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官客長安道，一迴來時一迴老？

㈠青樓，倡樓也。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

潛別離

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鎖獨棲鳥，利劍春斷連理枝。河水雖濁有清日，烏頭雖黑有白時。唯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後期。

隔浦蓮

隔浦愛紅蓮，昨日看猶在。夜來風吹落，只得一回採。花開雖有明年期，復愁明年還暫時。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琵琶引 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㈠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㈡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㈠湓浦亦名湓口，在江西九江縣西。湓音盆。　㈡善才唐代樂師之稱，猶言能手也。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蓋卽以樂師之稱名之也。

潯陽江㈠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㈠潯陽江大江在九江縣北一部分之稱。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

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㊀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㊀霓裳卽霓裳羽衣曲，見長恨歌註六六。六么亦曲名。琵琶錄云：「綠腰，卽錄要，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後譌爲綠腰，六么也。」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㊀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孃妒。㊁五陵年少爭纏頭，㊂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

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

㈠教坊：唐時官妓所居。崔令欽教坊記：「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

㈡杜牧杜秋孃詩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

㈢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皆在長安城北。漢書原陟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纏頭：賞歌舞人之費也。演繁露：「唐代宗詔許大臣燕子儀於其第。魚朝恩出錦三十疋，爲纏頭之費。」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㈠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

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㊀嘔音歐；啞音鴉。集韻「啞嘔小兒學言」。哳音制；嘲哳鳥聲。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㊀濕。

㊀唐時官職卑者著靑衫；五品以上始著緋。（見唐書輿服志。）

簡簡吟

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十一把鏡學點妝，十二抽針能繡裳。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地藏。㊀玲瓏雲髻生菜樣，飄颻風袖薔薇香。殊姿異態不可狀，忽忽轉動如有光。二月繁霜㊁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丈人阿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謫人世，只合人間十三歲。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㊀迷頭猶埋頭；白地謂平凡之地。㊁繁霜重霜也。詩經：「正月繁霜。」

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半夜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㊀

餘杭邑客多羈貧，其間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塵。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風吹沙雪紛紛。賓客不見綈袍惠，㊁黎庶未沾襦袴恩。㊂此時太守自慚愧，重衣複衾有餘溫。因命染人與針女，先製兩裘贈二君。吳綿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雲。勞將詩書投贈我，如此小惠何足論？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此裘非繒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製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㊃與君展覆杭州人。

㊀協律郎，官名，後魏置，掌舉麾節樂，以調音樂。㊁史記范雎傳：「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

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綈，厚繒之滑澤者。㊂梁書昭明太子傳「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有流離道路，密加賑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襦，音儒，短衣也。㊃五考，謂五次考績；唐代考績之期，以官級不同。

寒食臥病

病逢佳節長歎息，春雨濛濛榆柳色。羸坐全非舊日容，扶行半是他人力。誼誼里巷蹋青歸，笑閉柴門度寒食。

寒食月夜

風香露重梨花濕，草舍無煙愁未入。南鄰北里歌吹時，獨倚柴門月中立。

長安早春旅懷

軒車歌吹諠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簾愁，日暮青山望鄉泣。風吹新綠草芽拆，雨灑輕黃柳條濕。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晚秋夜

碧空溶溶月華靜，月裏愁人弔孤影。花開殘菊傍疎籬，葉下衰桐落寒井。塞鴻飛急覺秋盡，鄰雞鳴遲知夜永。凝情不語空所思，風吹白露衣裳冷。

秋晚

籬菊花稀砌桐落，樹陰離離日色薄。單幕疎簾貧寂寞，涼風冷露秋蕭索。光陰流轉忽已晚，顏色凋殘不如昨。萊妻㊀臥病月明時，不擣寒衣空擣藥。

㊀列女傳：「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遂行不

頤。……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

惻惻吟

惻惻復惻惻，逐臣返鄉國。前事難重論，少年不再得。泥塗絳老頭斑白，㊀炎瘴靈均面黎黑。㊁六年不死卻歸來，道著姓名人不識。

㊀絳老；漢絳侯周勃也。從高祖定天下有功；諸呂欲作亂，勃平定之。文帝時，「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見史記絳侯世家。）㊁靈均；屈原字。屈原遭讒，被放江湘之間，「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見楚詞漁父。）杜甫詩：「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國策：「面目黎黑，狀有愧色。」

獨眠吟二首

夜長無睡起階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

獨眠客，夜夜可憐長寂寂。就中今夜最愁人，涼月清風滿牀席。

期不至

紅燭清尊久延佇，㈠出門入門天欲曙。星稀月落竟不來，煙柳曨曨鵲飛去。

㈠延佇，立望也。楚辭：「結幽蘭以延佇」

律詩

自江陵之徐州路上寄兄弟

岐路南將北，㈠離憂弟與兄。關河千里別，風雪一身行。夕宿勞鄉夢，晨裝慘旅情。家貧憂後事，日短念前程。煙雁翻寒渚，霜烏聚古城。誰憐陟岡㈡者，西楚望南荊！

㈠韓非子：「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㈡詩經：「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酬哥舒大見贈㈠

去歲歡遊何處去？曲江㈡西岸杏園東。花下忘歸因美景，尊前勸酒是春風。各從微宦風塵裏，共度流年離別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兩人同。

㈠自註：去年與哥舒等八人同登科第，今敍會散之意。 ㈡曲江，見前曲江早秋註。

春題華陽觀㈠

帝子吹簫逐鳳皇，㈡空留仙洞號華陽。落花何處堪惆悵？頭白宮人掃影堂。㈢

㈠自註：觀即華陽公主舊宅，有舊內人存焉。按新唐書諸公主傳：「代宗十八女。……華陽公主，貞懿皇后所生。韶悟過人，帝愛之。……大歷七年，以病丐爲道士，號瓊華眞人。病甚，嚙帝指傷，薨追封。」

㈡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乃教弄玉作鳳臺。一旦，夫妻同隨鳳飛去。」

㈢影堂，廟之別稱也。

秋雨中贈元九

不堪紅葉青苔地，又是涼風暮雨天。莫怪獨吟秋思苦，此君校近二毛年。

城東閒遊

寵辱憂歡不到情，任他朝市自營營。獨尋秋景城東去，白鹿原㊀頭信馬行。

㊀白鹿原在昆明池附近。三秦記云：「昆明池……通白鹿原。」又云：「平王東遷，有白鹿遊於此原，以是得名。」

答韋八

麗句勞相贈，佳期恨有違。早知留酒待，悔不趁花歸。春盡綠醅老，雨多紅蕚稀。今朝如一醉，猶得及芳菲。

華陽觀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

華陽觀裏仙桃發，把酒看花心自知。爭忍開時不同醉？明朝後日卽空枝。

㊀見春題華陽觀註一。

和友人洛中春感

莫悲金谷園㊀中月，莫歎天津橋㊁上春。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

㊀金谷園在洛陽縣西。晉石崇金谷詩序：「余有別廬，在金谷澗中；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物備具。又有水碓，魚池。」　㊁天津橋在洛陽西南。隋煬帝遷都，以洛水貫都，有天漢之象，因建此橋。

華陽觀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翫月

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裏秋壇上，今夜清光此處多?

曲江憶元九

春來無伴閒遊少，行樂三分減二分。何況今朝杏園裏，閒人逢盡不逢君?

下邽㊀莊南桃花

村南無限桃花發，唯我多情獨自來。日暮風吹紅滿地，無人解惜爲誰開？

㊀下邽，屬漢宏農郡，在今陝西渭南縣境。邽音圭。

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㊀

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㊀慈恩寺在長安。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七年夏四月，御安福門，觀僧玄奘迎御製並書慈恩寺碑文。」

看惲家牡丹花，戲贈李二十。

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㊀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

㊀隋唐以來，凡拜中書令者，世人習稱令公。

戲題新栽薔薇㈠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㈡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

㈠自註：時尉盩厔。㈡少府；少府縣尉之別稱。縣尉稱明府尉：尉亞於令，故稱少府。

宿楊家

楊氏弟兄俱醉臥，披衣獨起下高齋。夜深不語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階。

重到毓材宅有感

欲入中門淚滿巾，庭花無主兩迴春。軒窗簾幕皆依舊，只是堂前欠一人。

亂後㈠過流溝寺

九月徐州新戰後，悲風殺氣滿山河。唯有流溝山㈡下寺，門前依舊白雲多。

㈠建中二年徐州節度使之亂（見家狀。）　㈡流溝山在符離。（見前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詩。）

歎髮落

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髮先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

冬至夜懷湘靈

豔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

遊仙遊山

闇將心地出人間，五六年來人怪閑。自嫌戀着㈠未全盡，猶愛雲泉多在山。

㈠戀着，言有所貪戀耽着也。

見尹公亮新詩偶贈絕句

袖裏新詩十首餘，吟看句句是瓊琚。如何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字書？

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㈠

故園望斷欲如何？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㈠自註：時年十五。

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㈠

㈠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長安正月十五日

諠諠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遊。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

除夜寄弟妹

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成。

晚秋閒居

地僻門深少送迎，披衣閒坐養幽情。秋庭不掃攜藤杖，閒蹋梧桐黃葉行。

秋暮郊居書懷

郊居人事少，晝臥對林巒。窮巷厭多雨，貧家愁早寒。葛衣秋未換，書卷病仍看。若問生涯計，前溪一釣竿。

爲薛台悼亡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

途中寒食

路旁寒食行人盡，獨占春愁在路旁。馬上垂鞭愁不語，風吹百草野田香。

題流溝寺古松

煙葉葱蘢蒼麈尾，霜皮剝落紫龍鱗。欲知松老看塵壁，死卻題詩幾許人。

代鄰叟言懷

人生何事心無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頭翁。

自河南經亂，㈠關內阻飢，㈡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㈢大兄，於潛㈣七兄，烏江㈤十五兄，兼示符離㈥及下邽㈦弟妹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㈧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㈠吳元濟之亂通鑑：「元和十年正月，吳元濟縱兵侵略，及東畿。」㈡阻饑；艱難饑餓也。書經：「黎民阻饑」㈢上浮梁；今江西浮梁縣。㈣於潛；今浙江於潛縣。㈤烏江；在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㈥符離；見前醉後走筆註。㈦見前下邽莊南桃花註一。㈧九秋；謂秋季九十日也。

寒閨夜

夜半衾裯㈠冷，孤眠嬾未能。籠香銷盡火，巾淚滴成冰。爲惜影相伴，通宵不滅燈。

㈠詩經：「抱衾與裯」皆被也。裯音儔。

寄湘靈㈠

淚眼凌寒㈡凍不流，每經高處卽迴頭。遙知別後西樓上，應凭闌干獨自愁。

㈠參看前冬至夜懷湘靈詩。㈡凌寒，寒至凍冰也。

客中守歲㈠

守歲尊無酒，思鄉淚滿巾。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畏老偏驚節，防愁預惡

春。故園今夜裏，應念未歸人。

㊀周處風土記：「除夕夜圍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自註：在柳家莊。

問淮水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閒？㊀

㊀淮水出河南之桐柏山，東流至安徽境，瀦於洪澤湖。

花下自勸酒

酒琖酌來須滿滿，花枝看即落紛紛。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

同錢員外題絕粮僧巨川

三十年來坐對山，唯將無事化人間。齋時往往聞鐘笑，一食何如不食閒？

寄陳式五兄

年來白髮兩三莖，憶別君時髭未生。惆悵料君應滿鬢，當初是我十年兄。

病中哭金鑾子㊀

豈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臥驚從枕上，扶哭就燈前。有女誠爲累，無兒豈免憐？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慈淚隨聲迸，悲傷遇物牽。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送出深村巷，看封小墓田。莫言三里地，此別是終天。㊁

㊀自註：小女子名。前有金鑾子晬日及念金鑾子二首。　㊁終天；終一世也。

夜坐

庭前盡日立到夜，燈下有時坐徹明。此情不語何人會？時復長吁一兩聲。

暮立

黃昏獨立佛堂前，滿地槐花滿樹蟬。大抵四時心總苦，就中腸斷是秋天。

有感

絕絃與斷絲，猶有却續時。唯有衷腸斷，無應續得期。

答友問

似玉童顏盡，如霜病鬢新。莫驚身頓老，心更老於身。

早春

雪散因和氣，冰開得暖光。春銷不得處，唯有鬢邊霜。

王昭君二首㈠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卻似畫圖中。

㈠自註：時年十七。王昭君見前過昭君村各註。

漢使卻廻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聞蟲

聞蟲唧唧夜緜緜，況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牀前。

欲與元八㈠卜鄰，先有是贈。

平生心迹最相親，欲隱牆東不爲身。明月好同三徑㈡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每因暫出猶思伴，豈得安居不擇鄰？可獨終身數相見？子孫長作隔牆人。

㈠元八元稹兄宗簡也。㈡陶淵明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李善註引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徑」

松樹

白金換得青松樹，君既先栽我不栽。幸有西風易憑仗，夜深偷送好聲來。

醉後却寄元九

蒲池村裏匆匆別，澧水橋㈠邊兀兀迴。行到城門殘酒醒，萬重離恨一時來。

㈠澧水當是「灃水」之誤。後有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灃上詩。灃水流經長安，入於渭河。

鷰子樓三首并序

徐州故張尚書㈠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郞時，遊徐

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邇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繢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沒，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于今尚在。予愛繢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㊀張尚書名建封。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

鈿暈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卽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武關㊀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

往來同路不同時，前後相思兩不知。行過關門三四里，榴花不見見君詩。

㊀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

白鷺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爲愁多白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

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

放言五首并序

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云：『濟水至淸河自濁，周公

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潯陽，未居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

朝真暮僞何人辯？古往今來底事無？㈠但愛莊生能詐聖，可知寧子解佯愚？㈡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㈢可憐光彩亦何殊！

㈠底事：猶言「何事」。㈡荀悅王商論：「甯武子佯愚接輿爲狂。」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也。」註：「衛大夫甯俞；武，諡也。」又：「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接輿事見莊子人間世。聖，謂孔子。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㈢照乘：珠名。史記：「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世途倚伏都無定，塵網牽纏卒未休。禍福迴還車轉轂，榮枯反覆手藏鉤。㈠龜靈未免刳腸患，㈡馬失應無折足憂。㈢不信君看奕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

㈠藏鉤：戲名。周處風土記：「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則使一人爲遊附。或

屬上曹，或屬下曹，以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籌爲一都。」㈡莊子：「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㈢淮南子：「塞上叟馬無故亡，人皆弔。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其馬將駿馬歸，人皆賀。叟曰：『此何遽不爲禍乎？』」桓子新論：「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折足之憂。」

贈君一法決狐疑，㈠不用鑽龜㈡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㈢辨材須待七年期。㈣周公恐懼流言日，㈤王莽謙恭未篡時。㈥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復誰知？

㈠楚辭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㈡大戴禮：「發兵行將，鑽龜以決吉凶。」㈢自註：眞玉燒三日不熱。㈣自註：豫章木生七年而後知。㈤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㈥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及其竊位，……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誰家第宅成還破？何處親賓哭復歌？昨日屋頭堪炙手，㊀今朝門外好張羅。㊁北邙未省留閒地，東海何曾有定波？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

㊀炙手言權勢盛甚。杜甫詩：「炙手可熱勢絕倫。」　㊁漢書鄭當時傳：「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泰山不要欺毫末，顏子無心羨老彭。㊀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爲榮。㊁何須戀世常憂死，亦莫嫌身漫厭生。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

㊀顏回短命。（見論語。）彭祖壽至八百歲。（見論語疏。）　㊁槿花卽木槿。玉篇：「木槿，朝生夕隕。」

山中問月

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㊀離？昔隨飛蓋處，㊁今照入山時。借助秋懷曠，留連夜臥遲。如歸舊鄉國，似對好親知。松下行爲伴，谿頭坐有期。千巖將萬壑，無處不相隨。

㊀相讀入聲，思必切。陸遊老學菴筆記：「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 ㊁曹植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蓋，車蓋也。

山居

山齋方獨往，塵事莫相仍。藍舁㊀辭鞍馬，緇徒㊁換友朋。朝餐唯藥菜，夜伴只紗燈。除卻青衫㊂在，其餘便是僧。

㊀舁音舉。正韻：「轝車也。」按「轝」即「輿」字。 ㊁緇，黑衣；緇徒，謂皁隸。 ㊂見琵琶引註九。

遺愛寺㊀

弄石臨溪坐，尋花遶寺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㊀見前香鑪峯下新置草堂詩註二。

山中與元九書，因題書後

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㊀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㊁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㊀唐有金鑾殿，肅宗以後，置東翰林於其西。（見通考。）　㊁籠鳥，檻猿，喻己及元皆尚在官。

彭蠡湖晚歸㊀

彭蠡湖天晚，桃花水㊁氣春。鳥飛千白點，日沒半紅輪。何必爲遷客，無勞是病身。但來臨此望，少有不愁人。

㊀彭蠡湖；即今江西鄱陽湖。　㊁桃花水；即桃花汛，亦曰春汛，謂二三月間，冰泮雨積，潮流盛漲也。

西河雨夜送客

雲黑雨脩脩，江昏水暗流。有風催解纜，無月伴登樓。酒罷無多興，帆開不少留。唯看一點火，遙認是行舟。

羅子

有女名羅子，生來纔兩春。我今年已長，日夜二毛新。顧念嬌啼面，思量老病身。直應頭似雪，始得見成人。

戲問山石榴

小樹山榴近砌栽，半含紅蕚帶花來。爭知司馬夫人妬，移到庭前便不開？

元九以綠絲布白輕容㊀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知。

綠絲文布素輕容，珍重京華手自封。貧友遠勞君寄附，病妻親爲我裁縫。袴

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欲著卻休知不稱，折腰無復舊形容。

㈠唐類苑：「輕容無花薄紗也。」

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㈠

寂莫清明日，蕭條司馬家。留餳和冷粥，㈡出火煮新茶。欲別能無酒？相留亦有花。南遷更何處？此地已天涯。

㈠唐江南道虔州，舊江西贛州府地。㈡餳音唐，餳粥也。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麥為酪，擣杏仁煮作粥，」即餳粥也。寒食節冷食，故曰冷粥。

九江春望

淼茫積水非吾土，飄泊浮萍是我身。身外信緣為活計，眼前隨事覓交親。爐煙豈異終南色？㈠溢草寧殊渭北春？此地何妨便終老？匹如元是九江人。㈡

㊀終南山在長安南。㊁自註：香鑪峯上多煙，湓水岸足寄草，因而記之。匹如同譬如。

贈內子

白髮方興歎，青蛾亦伴愁。寒衣補燈下，小女戲牀頭。闇澹屏幃故，淒涼枕席秋。貧中有等級，猶勝嫁黔婁。㊀

㊀高士傳：「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

潯陽春三首㊀

㊀自註：元和十二年作。

春生

春生何處闇周遊，海角天涯遍始休。先遣和風報消息，續教啼鳥說來由。展

張草色長河畔，點綴花房小樹頭，若到故園應覓我，爲傳淪落在江州。

春來

春來觸動故鄉情，忽見風光憶兩京。㊀金谷㊁蹋花香騎入，曲江碾草鈿車行。誰家綠酒歡連夜？何處紅樓睡失明？獨有不眠不醉客，經春冷坐古溢城。㊂

㊀兩京，謂西京長安，東京洛陽。㊁金谷，見和友人洛中春感詩註一。㊂唐潯陽縣即隋溢城縣。

春去

一從澤畔㊀爲遷客，兩度江頭送暮春。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回流水，一老終無却少人。四十六時㊁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㊀楚辭漁父：「屈原既放，行吟澤畔」。㊁按元和十二年，作者年四十六。

得行簡㈠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

朝來又得東川㈡信，欲取春初發梓州。㈢書報九江聞暫喜，路經三峽想還愁。瀟湘㈣瘴霧加餐飯，灩澦㈤驚波穩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

㈠行簡：居易弟。舊唐書白行簡傳：「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中，盧坦鎮東蜀，辟為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㈡東川：即東蜀，謂四川之東部。唐於梓潼置劍南東川節度。㈢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治。㈣瀟湘：瀟水合湘水之稱，在湖南零陵縣北。㈤灩澦：見初入峽有感詩註一。

南湖早春

風迴雲斷雨初晴，返照湖邊暖復明。亂點碎紅山杏發，平鋪新綠水蘋生。翅

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減心情。

醉中對紅葉

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㊀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㊀長年，老年也。

遣懷

羲和㊀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

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㊀羲和，日御也。

聞龜兒詠詩㊀

憐渠已解詠詩章，搖膝支頤學二郎。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

㈠見前得行簡書詩註一。㈡作者自稱。按白氏世系：居易行二，兄幼文，弟行簡、幼美，故稱二郎。

病起

病不出門無限時，今朝强出與誰期？經年不上江樓醉，勞動春風颺酒旗。

偶宴有懷

遇興尋文客，因歡命酒徒。春遊憶親故，夜會似京都。詩思閒仍在，鄉愁醉暫無。狂來欲起舞，慚見白髭鬚。

李白墓

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雲。㈠可憐荒壠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

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㊀一統志：「李白墓在太平府城東青山之北。白嘗依族人當塗令李陽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采石之龍山，後改葬青山。」演繁露：「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甓爲之，其墳略可高尺許。……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於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據此，作者此詩，當指未改葬以前之墓。采石江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

戲答諸少年

顧我長年頭似雪，饒君壯歲氣如雲。朱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時不放君。

風雨晚泊

苦竹林邊蘆葦叢，停舟一望思無窮。青苔撲地連春雨，白浪掀天盡日風。忽

忽百年行欲半，茫茫萬事坐成空。此生飄蕩何時定？一縷鴻毛天地中。

寄微之㊀

帝城行樂日紛紛，天畔窮愁我與君。秦女笑歌春不見，巴猿啼哭夜嘗聞。㊁何處琵琶絃似語？誰家咼墮髻㊂如雲？人生多少歡娛事，那獨千分無一分？

㊀微之，元稹字。㊁時作者爲忠州刺史，元爲虢州長史。㊂髻名，疑卽倭墮髻。溫庭筠南歌子：「倭墮低梳髻。」

曉寢

轉枕重安寢，回頭一欠伸。紙窗明覺曉，布被煖知春。莫強疎慵性，須安老大身。雞鳴猶獨睡，不博早朝人。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西北望鄉何處是？東南見月幾回圓？臨風一歎無人會，今夜清光似往年。

送蕭鍊師步虛詞十首，卷後以二絕繼之㊀

欲上瀛洲㊁臨別時，贈君十首步虛詞。天仙若愛應相問，向道江州司馬詩。

㊀鍊師道士也。步虛詞樂府名。樂府解題曰：「步虛詞道家曲也，備言衆仙飄緲輕舉之美。庾信有步虛詞十首。」　㊁瀛洲見效陶潛體詩註一。

花紙瑤緘松墨字，把將天上共誰開？試呈王母如堪唱，發遣雙成更取來。㊀

㊀王母雙成俱見長恨歌註十五。

洪州㊀逢熊孺登

靖安院裏辛夷㈡下，醉笑狂吟氣最粗。莫問別來多少苦，低頭看取白髭鬚。

㈠洪州今江西南昌縣。㈡辛夷卽木筆。

初著刺史緋答友人見贈

故人安慰善爲辭，五十專城道未遲。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成絲。且貪薄俸君應惜，不稱衰容我自知。銀印可憐將底用，只堪歸舍嚇妻兒。

又答賀客

銀章暫假爲專城，賀客來多嬾起迎。似挂緋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榮。

別草堂三絕句㈠

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爲感君恩須暫起，爐峯不擬住多年。

㊀參看前香鑪峯下新置草堂詩。

久眠褐被爲居士，忽挂緋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要動移文。㊀

㊀昔齊孔稚圭作北山移文，謂作文勸石以移之也。

三間茅舍向山開，一帶山泉繞舍迴。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却歸來。

鍾陵餞送

翠幕紅筵高在雲，歌鍾一曲萬家聞。路人指點滕王閣，㊀看送忠州白使君。

㊀滕王閣，舊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西臨大江，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

入峽次巴東㊀

不知遠郡何時到，猶喜全家此去同。萬里王程三峽外，百年生計一舟中。巫山㊁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艛艓上巴東。

㊀今湖北巴東縣。㊁在今四川巫山縣東。

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灃上。㊀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㊁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爲他年會話張本也。㊂

灃水店頭春盡日，送君上馬謫通川。夷陵峽口明月夜，此處逢君是偶然。一別五年方見面，相攜三宿未迴船。坐從日暮唯長歎，語到天明竟未眠。齒髮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年。生涯共寄滄江上，鄉國俱拋白日邊。往事渺茫都似夢，舊遊零落半歸泉。醉悲灑淚春杯裏，吟苦支頤曉燭前。莫問龍鍾㊃惡官職，且聽清脆好詩篇。㊄別來只是成詩癖，老去何曾更酒顛？各限王程須去住，重開離宴貴留連。黃牛渡北移征櫂，白狗崖東卷別筵。㊅神女臺㊆雲閒繚繞，使君灘㊇水急潺湲。風淒暝色愁楊柳，月弔宵聲哭杜鵑。萬丈赤幢潭底日，一條白練峽中天。

君還秦地辭炎徼，(九)我向忠州入瘴煙。未死會應相見在，又知何地復何年？

(一)見前醉後卻寄元九詩。(二)夷陵峽，即西陵峽，爲三峽之一，在湖北宜昌縣西北二十五里。(三)作者有三遊洞序可與此詩參考，序云：「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泉聲；因舍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線。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跡。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明狀。既而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緜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余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而偶於是，能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嵚間。欲將來好事者

知，故備書其事。」 ㈣龍鍾；言潦倒失意也。 ㈤自註：微之別後有新詩數百首麗絕可愛。 ㈥自註：黃牛、白狗，皆峽中地名，卽與微之遇別之所也。 ㈦神女臺；在巫山縣東，上有神女廟，因宋玉神女賦而附會者也。 ㈧太平寰宇記：「使君灘在萬州東二里大江中。昔楊亮赴任益州，行船至此覆沒，故名。」又一統志：「使君灘在荊州夷陵州西一百十里。」按：萬州卽今四川萬縣；夷陵州卽今湖北宜昌縣。 ㈨徼；音叫，邊徼也。

題峽中石上

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於眉。㈠ 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

㈠巫女廟；見前詩註七。昭君邨；見過昭君村註一。

夜入瞿唐峽

瞿唐天下險，夜上信難哉！岸似雙屏合，天如匹練開。逆風驚浪起，拔篸暗船

來。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

初到忠州贈李六

好在天涯李使君，江頭相見日黃昏。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蕭疎只抵邨。一隻蘭船當驛路，百層石磴上州門。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朱輪五馬恩。㊀

㊀見前馬上作詩註七。

木蓮樹圖并序

木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爲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蘂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忠州西北十里，有鳴玉谿，生者穠茂尤異。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志寫。惜其遐僻，因題三絕句云。

如折芙容栽旱地，似抛芍藥挂高枝。雲埋水隔無人識，唯有南賓太守知。㈠

㈠見前南賓郡齋卽事詩註一。

紅似燕支膩如粉，傷心好物不須臾。山中風起無時節，明日重來得在無！

已愁花落荒巖底，復恨根生亂石間。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敎抛擲在深山。

感櫻桃花，因招飲客。

櫻桃昨夜開如雪，鬢髮今年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更顚狂？誰能聞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一場。

東亭閒望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寥身？綠桂爲佳客，紅蕉當美人。笑言雖不接，情狀似相

親。不作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種荔枝

紅顆珍珠誠可愛，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

東樓招客夜飲

莫辭數數醉東樓，除醉無因破得愁。唯有綠尊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

冬至夜

老去襟懷常濩落，㈠病來鬚髮轉蒼浪。心灰不及爐中火，鬢雪多於砌下霜。三峽南賓城最遠，一年冬至夜偏長。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託孟光。㈡

㈠濩落猶言落寞也。㈡託，集韻「音泥，呼人也。」孟光東漢賢女，梁鴻之妻。

竹枝詞㊀四首

瞿塘峽口水煙低，白帝城㊁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闇鳥一時啼。

㊀樂府解題：「竹枝本出於巴渝。劉禹錫作竹枝新詞九章，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禹錫曰：『竹枝，巴歈也。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其音協黃鐘羽。』」　㊁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縣東。漢公孫述至魚復，見白龍出井中，自以承漢土運，改號魚復爲白帝城。（見太平寰宇記。）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南病使君。

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腳齊。水蓼冷花紅簇簇，江蘺濕葉碧淒淒。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㊀詩。

㊀通州司馬，元稹也。

題東樓前李使君所種櫻桃花

身入青雲無見日，手栽紅樹又逢春。唯留花向樓前看，故故拋愁與後人。

野行

草潤衫襟重，沙乾屐齒輕。仰頭聽鳥立，信脚望花行。暇日無公事，衰年有道情。浮生短於夢，夢裏莫營營。

送高侍御使迴，因寄楊八。

明月峽㈠邊逢制使，黃茅㈡岸上是忠州。到城莫說忠州惡，無益虛教楊八愁。

㈠明月峽在今四川巴縣東。　㈡黃茅即黃草峽。

三月三日

暮春風景初三日，流世光陰半百年。欲作閒遊無好伴，半江惆悵却回船。

初除尚書郎㊀脫刺史緋

親賓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頭白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㊁便留朱紱還鈴閣，㊂却著青袍侍玉除。㊃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㊄

㊀按年譜：元和十五年冬，自忠州召還，拜尚書司門員外郎。㊁紫泥書詔書也。漢官儀「天子印璽六，皆用武都紫泥封之。」故稱天子詔爲紫泥書。㊂鈴閣，同鈴閣，尚書郎所居之處。晉書羊祜傳「鈴閣之下，侍衞者不過十數人」。㊃玉除，玉階也。㊄唐時五品以上官佩銀魚，所以防召命之詐，爲出內符信者。

別種東坡花樹兩絕

三年留滯在江城，草樹禽魚盡有情。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

花林好住莫顦顇，春至但知依舊春。樓上明年新太守，不妨還是愛花人。

發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却望忠州。

白狗次黃牛，㈠灘如竹節稠。路穿天地險，人續古今愁。忽見千花塢，因停一葉舟。畏途常迫促，靜境暫淹留。巴曲春全盡，巫陽雨半收。㈡北歸雖引領，南望亦回頭。昔去悲殊俗，今來念舊遊。別僧山北寺，拋竹水西樓。郡樹花如雪，軍廚酒似油。時時大開口，自笑憶忠州。

㈠見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澧上詩註六。　㈡巴曲謂巴水之曲，巫陽謂巫山之陽。

殘春曲㈠

禁苑殘鶯三四聲，景遲風慢暮春情。日西無事牆陰下，閒蹋宮花獨自行。

㈠自註：禁中口號。

長安春

青門柳枝軟無力，東風吹作黃金色。街東酒薄醉易醒，滿眼春愁消不得。

長樂坡送人賦得愁

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東西接御溝。終日坡前恨離別，漫名長樂是長愁。

憶江柳

曾栽楊柳江南岸，一別江南兩度春。遙憶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三年別

悠悠一別已三年，相望相思明月天。腸斷青天望明月，別來三十六回圓。

傷春曲

深淺檐花千萬枝，碧紗窗外囀黃鸝。殘妝含淚下簾坐，盡日傷春春不知。

答山侶

頷下髭鬚半是絲，光陰向後幾多時？非無解挂簪纓意，未有支持伏臘㈠資；冒熱衝寒徒自取，隨行逐隊欲何爲？更慙山侶頻傳語，五十歸來道未遲。

㈠伏臘：夏與冬之令節也。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

早朝思退居

霜嚴月苦欲明天，忽憶閒居思浩然。自問寒燈夜半起，何如暖被日高眠？唯慙老病披朝服，莫慮飢寒計俸錢。隨有隨無且歸去，擬求豐足是何年？

寄題忠州小樓桃花

再遊巫峽知何日？總是秦人說向誰？長憶小樓風月夜，紅闌干上兩三枝。

題新昌所居㊀

宅小人煩悶，泥深馬鈍頑。街東閑處住，日午熱時還。院窄難栽竹，牆高不見山。唯應方寸內，此地覓寬閑。

㊀新昌長安里名。

送客南遷

我說南中事，君應不願聽。曾經身困苦，不覺語丁寧。燒處愁雲夢，波時憶洞庭。春畬煙勃勃，秋瘴露冥冥。㊀蚊蚋經冬活，魚龍欲雨腥。水蟲能射影，山鬼解藏

形。㊁穴掉巴蛇尾，林飄鴆鳥㊂翎。颶風千里黑，蘋㊃草四時青。客似驚弦雁，舟如委浪萍。誰人勸言笑？何計慰漂零？慎勿琴離膝，長須酒滿缾。大都從此去，宜醉不宜醒。

㊀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畬；火種田，故曰燒處愁雲夢。洞庭湖在湖南，其地有瘴氣。㊁博物志：「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着處發瘡不治。」楚辭九歌，其一曰山鬼。九歌序曰：「沅湘之間，其俗信鬼。」㊂山海經：「巴蛇呑象，三歲而出其骨。」本草集解「陶景宏曰：鴆鳥出廣之深山中，啖蛇；人誤食其肉，立死。……蘇恭曰：鴆鳥出商州以南江嶺間，其肉腥有毒，不堪啖。」㊃自註：徐廉切，山菜也。

暮歸

不覺百年半，何曾一日閑？朝隨燭影出，暮趁鼓聲還。甕裏非無酒，牆頭亦有山。歸來長困臥，早晚得開顏。

寄遠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無由。兩掖不生翅，二毛空滿頭。坐看新落葉，行上最高樓。暝色無邊際，茫茫盡眼愁。

自問

黑花滿眼絲滿頭，早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莫走柳條詞送別

南陌傷心別，東風滿把春。莫欺楊柳弱，勸酒勝於人。

蕭相公宅遇自遠禪師，有感而贈。

宦途堪笑不勝悲，昨日榮華今日衰。轉似秋蓬無定處，長於春夢幾多時？半頭白髮慙蕭相，滿面紅塵問遠師。應是世間緣未盡，欲抛官去尚遲疑。

七言十二句贈駕部吳郎中七兄㊀

四月天氣和且清，綠槐陰合沙堤平。獨騎善馬銜鐙穩，初著單衣支體輕。退朝下直少徒侶，歸舍閉門無送迎。風生竹夜窗間臥，月照松時臺上行。春酒冷嘗三數盞，曉琴閒弄十餘聲。幽懷靜境何人別？唯有南宮㊁老駕兄。

㊀自註：時早夏朝歸，閉齋獨處，偶題此什。駕部，官名，即駕部郎中員外郎，爲兵部之屬司，掌輿輦，傳乘，郵驛，廐牧。㊁南宮，尚書省也。

玉真張觀主下小女冠阿容

綽約小天仙，生來十六年。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晚院花留立，春窗月伴

眠。迴眸雖欲語，阿母在傍邊。

訪陳二

曉垂朱綬帶，晚著白綸巾。出去爲朝客，歸來是野人。兩餐聊過日，一榻足容身。此外皆閑事，時時訪老陳。

聞夜砧

誰家思婦秋擣帛，月苦風凄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長夜，千聲萬聲無了時。應到天明頭盡白，一聲添得一莖絲。

青門柳

青青一樹傷心色，曾入幾人離恨中？爲近都門多送別，長條折盡減春風。

○思婦眉

春風搖蕩自東來，折盡櫻桃綻盡梅。唯餘思婦愁眉結，無限春風吹不開。

怨詞

奪寵心那慣？尋思倚殿門。不知移舊愛，何處作新恩？

采蓮曲

菱葉縈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移牡丹栽

金錢買得牡丹栽，何處辭叢別主來？紅芳堪惜還堪恨，百處移將百處開。

聽夜箏有感

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㈠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

㈠容齋隨筆：「格是」猶言「已是」也。

琵琶

絃清撥刺語錚錚，背却殘燈就月明。賴是心無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

後宮詞

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徧布及千門。三千宮女臙脂面，幾箇春來無淚痕？

初罷中書舍人㈠

自慙拙宦叨清貫，㈡還有癡心怕素餐。㈢或望君臣相獻替，㈣可圖妻子免飢寒。性疎豈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濟事難。分寸寵光酬未得，不休更擬覓何官？

㈠長慶二年。㈡清貫：侍從之官也。（見正字通。）㈢素餐：無事而食也。詩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㈣獻替：謂獻可替否也。

宿陽城驛㈠對月

親故尋回駕，妻孥未出關。鳳皇池㈡上月，送我過商山。㈢

㈠陽城驛在今河南登封縣境。㈡鳳皇池：即鳳池，中書省所在也。㈢見前登商山最高頂註。

商山路有感并序

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時刑部李十一侍郎，戶部崔二十員外，亦自澧果二郡守徵還，相次入關，皆同此路。今年予自中書舍人授杭州刺史，

又由此途出。二君已逝，予獨南行；追歎興懷，慨然成詠。後來有與予杓直虞平游者，見此短什，能無惻惻乎？儻未忘情，請爲繼和。長慶二年七月三十日，題於內鄉縣㊀南亭云爾。

㊀內鄉縣：在河南。

憶昨徵還日，三人歸路同。此生都是夢，前事旋成空。杓直泉埋玉，虞平燭過風。唯殘樂天在，頭白向江東。

重感

停驂歇路隅，重感一長吁。擾擾生還死，紛紛榮又枯。因支靑竹杖，閒捋白髭鬚。莫歎身衰老，交游半已無。

內鄉縣郵路作

日下風高野路涼，緩驅疲馬闇思鄉。渭郵秋物應如此，棗赤梨紅稻穗黃。

路上寄銀匙與阿龜

謫宦心都慣，辭鄉去不難。緣留龜子㊀住，涕淚一闌干，小子須嬌養。鄒婆爲好看。銀匙封寄汝，憶我即加餐。

㊀即龜兒。（見前得行簡書詩註一）

郢州㊀贈別王八使君

昔是詩狂客，今爲酒病夫。強吟翻悵望，縱醉不歡娛。鬢髮三分白，交親一半無。郢城君莫厭，猶較近京都。

㊀郢州今湖北鍾祥縣治。

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㈠

曾住爐峰下，書堂對藥臺。斬新蘿徑合，依舊竹窗開。砌水親開決，池荷手自栽。五年方暫至，一宿又須回。縱未長歸得，猶勝不到來。君家白鹿洞，㈡聞道亦生苔。

㈠自註：李亦廬山人，嘗隱白鹿洞。㈡白鹿洞，在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讀書廬山，常畜一白鹿自隨，因以名洞。

九江北岸遇風雨

黃梅縣邊黃梅雨，白頭浪裏白頭翁。九江闊處不見岸，五月盡時多惡風。人間穩路應無限，何事拋身在此中？

舟中晚起

日高猶掩水窗眠，枕簟清涼八月天。泊處或依酤酒店，宿時多伴釣魚船。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且向錢唐湖上去，冷吟閒醉二三年。

對酒自勉

五十江城守，停杯一自思。頭仍未盡白，官亦不全卑。榮寵尋過分，歡娛已校遲。肺傷雖怕酒，心健尚誇詩。醉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猶堪三五歲，相伴醉花時。

病中對病鶴

同病病夫憐病鶴，精神不損翅翎傷。未堪再舉摩霄漢，只合相隨覓稻粱。但作悲吟和嘹唳，難將俗貌對昂藏。唯應一事宜爲伴，我髮君毛俱似霜。

白髮

雪髮隨梳落，霜毛繞鬢垂。加添老氣味，改變舊容儀。不肯長如漆，無過總作絲。最憎明鏡裏，黑白半頭時。

格詩

官舍

高樹換新葉，陰陰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臥其下，閑慵兩有餘。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穉女弄庭果，嬉戲牽人裾。是日晚彌靜，巢禽下相呼。嘖嘖護兒鷇，啞啞母子烏。豈惟云鳥爾？吾亦引吾雛。

吾雛

吾雛字阿羅，㈠阿羅纔七齡。嗟吾不才子，憐爾無弟兄。撫養雖驕騃，性識頗聰明。學母畫眉樣，效吾詠詩聲。我齒今欲墮，汝齒昨始生。我頭髮盡落，汝頂髻初成。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嬰。緬想古人心，慈愛亦不輕。蔡邕念文姬，㈡于公歎緹縈。㈢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㊀見前羅子詩。㊁東漢蔡邕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沒於南匈奴中，作胡茄十八拍。曹操痛邕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歸。㊂緹縈，漢文帝時孝女。父淳于意有罪當刑，緹縈請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帝悲其意，爲除肉刑法。緹音題。

醉歌㊀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㊀自註：示妓人商玲瓏。

席上答微之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東。㊀勿言一水隔，便與千里同。富貴無人勸君酒，今

宵爲我盡杯中。

㊀長慶三年冬，微之移浙東觀察，越州刺史。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之

白首餘杭白太守，落魄抛名來已久。一辭渭北故園春，再把江南新歲酒。杯前笑歌徒勉强，鏡裏形容漸衰朽。領郡慚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長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連鏡湖口。㊀老去還能痛飲無？春來曾作閒遊否？憑鶯傳語報李六，倩雁將書與元九。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貴一年年入手。

㊀長州唐置縣，今併入江蘇吳縣。松江即今吳淞江。曲水即曲江，錢塘江之別名。（非洛邑之曲水。）鏡湖即鑑湖，在今浙江紹興縣南。

食飽

食飽拂枕臥，睡足起閒吟。淺酌一杯酒，緩彈數聲琴。既可暢情性，亦足傲光陰。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

三年爲刺史二首

三年爲刺史，無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題詩十餘首。慙非甘棠㊀詠，豈有思人不？

㊀詩召南甘棠篇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敎明於南國。」正義：「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

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檗。㊀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㊁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淸白？

㊀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食檗言苦心也。㊁天竺山，在今浙江杭縣靈隱山飛來

峯之南。（參看後洛下卜居詩註二。）

自餘杭歸宿淮口作

爲郡已多暇，猶少勤吏職。罷郡更安閒，無所勞心力。舟行明月下，夜泊清淮北。豈止吾一身？舉家同燕息。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爲至僮僕間，皆無凍餒色。行行弄雲水，步步近鄉國。妻子在我前，琴書在我側。此外吾不知，於焉心自得。

洛下卜居㊀

三年典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㊁飲啄供稻粱，苞裹用茵席。誠知是勞費，其奈心愛惜。遠從餘杭郭，同到洛陽陌。下擔拂雲根，開籠展霜翮。㊂貞姿不可雜，高性宜其適。遂就無塵坊，仍求有水宅。東南得幽境，樹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陰，門前少人迹。未請中庶祿，㊃且脫雙驂易。㊄豈獨爲身謀？安吾鶴

與石。

㊀按年譜：作者以長慶四年五月去杭，於洛中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㊁唐書本傳「杭州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蘇州得太湖石五，折腰菱，俱置於里第池上。」華亭，卽今江蘇松江縣之平原村，晉陸機故宅在其側。晉書陸機傳：「宦人孟玖譖機於成都王穎，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是華亭夙以產鶴名。㊂雲根，石也，以雲觸石而生。霜翮，鶴也，以其翮如霜之白。㊃作者自罷杭郡，除左庶子，分司東都。左庶子者，卽漢之中庶子，爲太子官屬，祿擬侍中中書令。㊄自註：買履道宅，價不足，因以兩馬償之。

洛中偶作

五年職翰林，四年涖潯陽。一年巴郡守，半年南宮㊀郎。二年直綸閣，㊁三年刺史堂。凡此十五載，有詩千餘章。境興周萬象，土風備四方。獨無洛中作，能不心悵悵？㊂今爲春官㊃長，始來遊此鄉。徘徊伊澗㊄上，睥睨嵩少㊅傍。遇物輒一詠，

一詠傾一觴。筆下成釋憾，卷中同補亡。㈦往往顧自哂，眼昏鬢蒼蒼。不知老將至，㈧猶自放詩狂。

㈠見前七言十二句贈駕部吳郎中七兄詩註二及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翊詩註一。㈡綸閣；撰擬制誥之處也。按年譜元和十五年，轉主客司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除中書舍人，知制誥。㈢玉篇：「悢；悢悢惆悵也。」悢讀「亮」平聲。㈣春官；禮部官也。㈤伊澗；二水名，均流經洛陽，入於洛水。㈥謂嵩山，少室。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少室在其西。㈦淮南子：「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晉束皙補亡詩序：「皙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講，於是補著其文，以綴舊制。」㈧論語：「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移家入新宅

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既可避燥溼，復免憂寒飢。疾平未還假，官閒得分司。幸有祿俸在，而無職役羈。清旦盥漱畢，開軒卷簾幃。家人及雞犬，隨我亦熙熙。

取興不過酒，放情或作詩。何必苦修道？此即是無爲。外累信已遣，中懷時有思。有思一何遠！默坐低雙眉。十載囚竄客，萬里征戍兒。春朝鎖籠鳥，冬夜支牀龜。㊀驛馬走四蹄，痛酸無歇期。磑牛㊁封兩目，昏閉何人知？誰能脫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適其性，如吾今日時？

㊀支牀龜同搘牀龜。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以龜搘牀足，行二十年，移牀，龜尚生。」　㊁磑，音礙，磨也。磑牛，推磨牛也。

自詠

夜鏡隱白髮，朝酒發紅顏。可憐假年少，自笑須臾間。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爲丹。玄鬢化爲雪，未聞休得官。咄哉箇丈夫！心性何墮頑！但遇詩與酒，便忘寢與餐。高聲發一吟，似得詩中仙。引滿飮一琖，盡忘身外緣。昔有醉先生，席地而幕天。㊀於今居處在，許我當中眠。眠罷又一酌，酌罷又一篇。回面顧妻子，生計方落然。㊁

誠知此事非，又過知非年。㊂豈不欲自改？改卽心不安。且向安處去，其餘皆老閒。

㊀晉劉伶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㊁落然猶言蕭然。㊂淮南子：「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晏起

鳥鳴庭樹上，日照屋檐時。老去慵轉極，寒來起尤遲。厚薄被適性，高低枕得宜。神安體穩暖，此味何人知？睡足仰頭坐，兀然無所思。如未鑿七竅，若都遺四肢。緬想長安客，早朝霜滿衣。彼此各自適，不知誰是非。

春葺新居

江州司馬日，忠州刺史時。栽松滿後院，種柳蔭前墀。彼皆非吾土，栽種尙忘

疲。况茲是我宅，葺藝固其宜。平旦領僕使，乘春親指揮。移花夾暖室，徙竹覆寒池。池水變綠色，池芳動淸輝。尋芳弄水坐，盡日心熙熙。一物苟可適，萬緣都若遺。設如宅門外，有事吾不知。

泛春池

白蘋湘渚曲，綠篠剡溪口。㊀各在天一涯，信美非吾有。如何此庭內，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畝。泓澄動階砌，澹泞映戶牖。㊁蛇皮細有紋，鏡面淸無垢。主人過橋來，雙童扶一叟。恐汚淸冷波，塵纓先抖擻。波上一葉舟，舟中一尊酒。酒開舟不繫，去去隨所偶。或繞蒲浦前，或泊桃島後。未撥落杯花，低衝拂面柳。半酣迷所在，倚榜兀回首。不知此何處，復是人寰否？誰知始疏鑿，幾主相傳受。楊家去云遠，田氏將非久。天與愛水人，終焉落吾手。㊂

㊀湘渚：謂湘江之渚。剡溪：在浙江，卽曹娥江之上游。 ㊁泓澄：淸貌；泓音宏。左思吳都賦：「泓澄奫潫。」

瀺汋清淡貌。木華海賦：「泱漭瀺汋」 ㊂自註：此池始楊常侍開鑿，中間田氏為主，予今有之。蒲浦桃島皆池上所有。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㊀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㊁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㊂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廚突，㊃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箬溪㊄醑，水膾松江㊅鱗。侑食樂懸㊆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㊇氣已春。衆賓勿遽起，郡寮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㊀自註：自此後在蘇州作。按年譜：作者以寶歷元年三月除蘇州刺史，五月到任。 ㊁簿領：猶言簿書。 ㊂劇郡：謂煩劇之郡。 ㊃黔：黑也；突：烟突。言初作火也。 ㊄言美酒如綠萍之色，箬溪未詳。 ㊅膾：細

切也。松江見答蘇州李中丞詩註一。㈦周禮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註：「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簴者。」樂縣卽樂懸。㈧酡顏，猶醉顏也。楚辭：「美人旣醉，朱顏酡些。」

一葉落

煩暑鬱未退，涼飈㈠潛已起。寒溫與盛衰，遞相爲表裏。蕭蕭秋林下，一葉忽先萎。勿言一葉微，搖落㈡從此始。

㈠涼飈，涼風也。潘岳詩：「涼飈自遠集。」㈡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㈠

前年九日在餘杭，呼賓命宴虛白堂。㈡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

月末搖落，柳青蒲綠稻穟香。姑蘇臺㈢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錚鏦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琖灩飛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棹鱗次，里閭棊布城冊方。人煙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自古吳都王。㈣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棨戟腰有章。盛時儻來合慙媿，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爲夭，七十爲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

㈠判官：唐時節度、觀察、防禦諸使僚屬也。　㈡見前郡亭詩註二。　㈢姑蘇臺：吳王夫差所造，或云闔閭所築，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姑蘇山上。　㈣銅魚：符名。唐書百官志：「凡有召者，降墨勅，勘銅魚木契，然後入。」周禮：「澤國用龍節」，澤國謂多水之國，指吳越地。吳都謂昔吳國之都，今江蘇吳縣地。

霓裳羽衣舞歌㈠

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千歌萬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鈎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㈡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㈢鈿瓔纍纍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㈣行復止。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彈吹聲邐迤。㈤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㈥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㈦飄然轉旋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㈧煙蛾斂略不勝態，風袖低昂如有情。上元點鬟招萼綠，王母揮袂別飛瓊。㈨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㈩翔鸞舞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十一)當時乍見驚心目，凝視諦聽殊未足。一落人間八九年，耳冷不曾聞此曲。湓城但聽山魈語，巴峽唯聞杜鵑哭。(十二)移領錢唐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謝好箏，陳寵觱栗沈平笙。清絃脆管纖纖手，教得霓裳一曲成。(十三)虛白

亭(四)前湖水畔，前後祇應三度按。便除庶子(五)拋却來，聞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鐘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閒悶，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答云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四幅花牋碧間紅，霓裳實錄在其中。千姿萬狀分明見，恰與昭陽舞者同。眼前髣髴覩形質，昔日今朝想如一。疑從魂夢呼召來，似著丹青圖寫出。我愛霓裳君合知，發於歌詠形於詩。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六)』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七)』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八)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吳妖小玉飛作煙，越豔西施化爲土。嬌花巧笑久寂寥，娃館苧蘿空處所。(九)如君所言誠有是，君試從容聽我語。若求國色始翻傳，但恐人間廢此舞。妍蚩優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十)

(一)自註：和微之。　(二)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三)晉書記載慕容廆傳：「時，燕代多冠步搖

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言其冠巍峨，行步必搖動也。㈣見郡齋旬假命宴詩註七。㈤擊磬，擫簫，彈箏，吹笛。自註：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㈥自註：散序亦遍無拍，故不舞也。按：散序謂序曲無拍者。宋玉高唐賦序：「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陽臺在今湖北漢川縣南。㈦自註：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按：中序，謂序曲之中段。擘騞，解裂聲。騞，音謔。㈧自註：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態。㈨上元夫人，西王母（見漢武帝內傳）並女仙之上者。自註：許飛瓊，萼綠華，皆女仙也。㈩自註：霓裳曲十二遍而終。(十一)自註：凡曲將畢，皆聲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長引一聲也。(十二)自註：予自江州司馬轉忠州刺史。(十三)自註：自玲瓏以下，皆杭之名妓。(十四)見郡亭註二。(十五)見洛下卜居註四。(十六)自註：長恨歌云。(十七)自註：錢唐詩云。(十八)自註：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造。(十九)自註：夫差女小玉死後，形見於王，其母抱之，霏微若烟霧散空。娃館，即館娃，宮名，吳王夫差造，以館西施，遺址在今吳縣西南靈巖山上。苧蘿，村名，西施所居，在今浙江諸暨縣南五里。(二十)自註：娟，態，蘇，妓之名。

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㊀

翦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璀老死李袞生。袞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潤州㊁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猿聲不喘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裂，詘然聲盡疑刀截。㊂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員轉促不斷，轢轢轔轔似珠貫。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沈重，高聲忽舉雲飄蕭。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出羣。衆音覼縷㊃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嗟爾陽陶方稚齒，下手發聲已如此！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㊀自註：和浙西李大夫作。觱栗，樂器，出龜茲，形狀詳篇中。　㊁潤州，今江蘇丹徒縣。　㊂翕然，乍動也；詘然，絕止也。禮記：「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㊃覼縷，委曲也。

啄木曲㈠

莫買寶剪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莫磨解結錐，虛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莫染紅絲線，徒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紅爐火，炎氣徒相逼；我有兩鬢霜，知君消不得。刀不能剪心愁，錐不能解腸結。線不能穿淚珠，火不能銷鬢雪。不如飲此神聖杯，萬念千憂一時歇。

㈠一作「四不如酒」

題靈巖寺㈠

娃宮屧廊尋已傾，硯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㈡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㈠自註：寺即吳館娃宮。鳴屧廊，硯池，采香徑遺跡在焉。按：鳴屧廊即響屧廊。智積記云：「硯石山在吳

縣西，闔閭從宮苑，琴臺，響屧廊，館娃宮。又香譜云：「吳王闔閭起響屧廊，采香徑」　㊁涼州，樂曲名，即涼州破唐天寶末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之。

雙石

蒼然兩片石，厥狀怪且醜。俗用無所堪，時人嫌不取。結從胚渾始，㊀得自洞庭口。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擔舁來郡內，洗刷去泥垢。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老蛟蟠作足，古劍插爲首。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間有。一可支吾琴，一可貯吾酒。峭絕高數尺，坳泓容一斗。五絃倚其左，一杯置其右。窪尊酌未空，玉山頹㊁已久。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漸恐少年場，不容垂白叟。迴頭問雙石，能伴老夫否？石雖不能言，許我爲三友。

㊀胚渾，謂天地胚胎渾沌之時。　㊁玉山頹，言醉也。世說：「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日漸長：贈周殷二判官。

日漸長，春尙早。牆頭半露紅萼枝，池岸新鋪綠芽草。蹋草攀枝仰頭歎，何人知此春懷抱？年顏盛壯名未成，官職欲高身已老。萬莖白髮眞堪恨，一片緋衫何足道？賴得君來勸一杯，愁開悶破心頭好。

花前歎

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歲課年功頭髮知，從霜成雪君看取。㊀幾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吳韋盡成土。㊁南州桃李北州梅，且喜年年作花主。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㊂欲散重拈花細看，爭知明日無風雨？

㊀自註：五年前在杭州，有詩云『五十二人頭似雪』。

㊁自註：樊絳州宗師，李諫議景倫，吳饒州丹，韋侍郎顗，皆舊往還，相次喪也。

㊂自註：容，滿，皆妓名也。

自詠五首

朝亦隨羣動，暮亦隨羣動。榮華瞬息間，求得將何用？形骸與冠蓋，假合相戲弄。何異睡著人，不知夢是夢？

一家五十口，一郡十萬戶。出爲差科頭，入爲衣食主。水旱合心憂，飢寒須手撫。何異食蓼蟲，不知苦是苦？㊀

㊀蓼，音了，辛菜也。楚辭「蓼蟲不徙乎葵藿。」註：「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

公私頗多事，衰憊殊少歡。迎送賓客嬾，鞭笞黎庶難。老耳倦聲樂，病口厭杯盤。既無可戀者，何以不休官？

一日復一日，自問何留滯？爲貪逐日俸，擬作歸田計。亦須隨豐約，可得無限劑？若待足始休，休官在何歲？

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別墅。既無婚嫁累，幸有歸休

處歸去誠已遲，猶勝不歸去。

題故元少尹集後二首

黃壤詎知我，白頭徒憶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

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

吳中好風景二首

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纖埃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

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曉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管絃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㈠重開武丘路。㈡況當豐歲熟，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

㈠作者有齊雲樓晚望詩。自註：樓在蘇州。　㈡武丘即虎丘。唐時諱虎，改曰武丘。

自問行何遲

前月發京口㈠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問行何遲？還鄉無他計，罷郡有餘貲。進不慕富貴，退未憂寒飢。以此易過日，騰騰㈡何所爲？逢山輒倚櫂，遇寺多題詩。酒醒夜深後，睡足日高時。眼底一無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國日，嬾放亦如斯。何必冒風水，促促赴程歸？

㈠京口；今江蘇丹徒縣。　㈡騰騰；匆忙貌。

有感三首

鬢毛已斑白，衣綬方朱紫。窮賤當壯年，富榮臨暮齒。車輿紅塵合，第宅青煙起。彼來此須去，品物㈠之常理。第宅非吾廬，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有，委蛻㈡而

已矣。有如蠶造繭，又似花生子。子結花暗彫，繭成蠶老死。悲哉可奈何！舉世皆如此。

㈠品物，衆物也。易乾卦：「品物流形。」 ㈡莊子：「子孫非汝有，天地之委蛻也。」委蛻，謂蟲類之蛹化，其所解脫之外皮，委棄而無用也。

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書此語。

往事勿追思，追思多悲愴。來事勿相迎，相迎亦惆悵。不如兀然坐，不如塌然臥。食來即開口，睡來卽合眼。二事最關身，安寢加餐飯。忘懷任行止，委命隨修短。更若有興來，狂歌酒一盞。

宿滎陽㈠

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曲。迢迢四十載，復到滎陽宿。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

六。追思兒戲時，宛然猶在目。舊去失處所，故里無宗族。豈唯變市朝？兼亦遷陵谷
獨有溱洧水，㈡無情依舊綠。

㈠滎陽今屬河南開封道。㈡溱洧二水名，均在河南，異源而會爲雙泊河。

就花枝

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歡娛逐日來，任他容鬢隨年改。醉翻
衫袖抛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自量氣力與心情，三五年間猶得在。

勸酒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
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兎赤烏相趁走。㈠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
前一尊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轝紫

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㊀白兔月也；赤烏日也。

落花

留春春不住，春歸人寂寞。厭風風不定，風起花蕭索。既興風前歎，㊀重命花下酌。勸君嘗綠醅，教人拾紅蕚。桃飄紅殘殘，梨墮雪漠漠。獨有病眼花，春風吹不落。

㊀謝莊月賦：「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

對鏡吟

白頭老人照鏡時，掩鏡沈吟吟舊詩。二十年前一莖白，如今變作滿頭絲。㊀吟罷迴頭索杯酒，醉來屈指數親知。老於我者多窮賤，設使身存寒且飢。少於我

者半爲土，墓樹已抽三五枝。我今幸得見頭白，祿俸不薄官不卑。眼前有酒心無苦，只合歡娛不合悲。

㊀自註：予二十年前嘗有詩云：『白髮生一莖，朝來明鏡裏。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今則滿頭矣。

耳順吟：寄敦詩夢得。

三十四十五慾牽，七十八十百病纏。五十六十卻不惡，恬澹淸淨心安然。已過愛貪聲利後，猶在病羸昏耄前。未無筋力尋山水，尙有心情聽管絃。閒開新酒嘗數盞，醉憶舊詩吟一篇。敦詩夢得且相勸，不用嫌他耳順年。㊀

㊀論語：「六十而耳順」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兒

面似花，河南大尹㊀頭如雪。

㊀按年譜作者以太和五年除河南尹，時年六十。

中隱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大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卽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知足吟㊀

不種一隴田，倉中有餘粟。不採一枝桑，箱中有餘服。官閒離憂責，身泰無羈束。中人百戶稅，賓客一年祿。尊中不乏酒，籬下仍多菊。是物皆有餘，非心無所欲。吟君未貧作，因歌知足曲。自問此時心，不足何時足？

㊀自註：和崔十八未貧作。

偶作二首

擾擾貪生人，幾何不夭閼？㊀ 遑遑愛名人，幾何能貴達？伊余信多幸，拖紫垂白髮。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筋骸雖早衰，尚未苦羸惙。㊁ 貲產雖不豐，亦不甚貧竭。登山力猶在，遇酒興時發。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安貧有處所，適意無時節。解帶松下風，抱琴池上月。人間所重者，相印將軍鉞。謀慮繫安危，威權主生殺。焦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熱。㊂ 未必方寸間，得如吾快活。

㊀夭，猶折也；閼，猶言遏，即挫折遏止之意。莊子：「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㊁羸，瘠也；惙，疲也。

㊂

見放言註十三。

日出起盥櫛，振衣入道場。寂然無他念，但對一爐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隨所有，亦足飽充腸。日午脫巾簪，燕息窗下牀。清風颯然至，臥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屨，散步遊林塘。或飲茶一醆，或吟詩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時唯命觴。何以送閑夜？一曲秋霓裳。一日分五時，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後健，不嫌閑中忙。是非一以貫，身世交相忘。若問此何許？此是無何鄉。㊁

㊀晉書陶潛傳：「嘗言夏日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㊁莊子：「今之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

日長

日長晝加餐，夜短朝餘睡。春來寢食閒，雖老猶有味。林塘得芳景，園曲生幽致。愛水多棹舟，惜花不掃地。幸無眼下病，且向尊前醉。身外何足言？人間本無事。

三月三十日作

今朝三月盡，寂寞春事畢。黃鳥漸無聲，朱櫻新結實。臨風獨長歎，此歎意非一。半百過九年，豔陽㊀殘一日。隨年減歡笑，逐日添衰疾。且遣花下歌，送此杯中物。㊁

㊀豔陽，謂春也。　㊁杯中物，酒也。陶淵明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慵不能

架上非無書，眼慵不能看。匣中亦有琴，手慵不能彈。腰慵不能帶，頭慵不能冠。午後恣情寢，午時隨事餐。一餐終日飽，一寢至夜安。飢寒亦閒事，㊀況乃不飢寒？

㊀閒事，猶言等閒事，常事也。

嗟髮落

朝亦嗟髮落，暮亦嗟髮落。落盡誠可嗟，盡來亦不惡。既不勞洗沐，又不煩梳掠。最宜溼暑天，頭輕無髻縛。脫置垢巾幘，解去塵纓絡。銀瓶貯寒泉，當項傾一勺。有如醍醐灌，㈠坐受清涼樂。因悟自在僧，亦資於剃削。

㈠佛家言「醍醐灌頂」本喻輸入人之智慧也，今以爲令人舒適之喻。涅槃經：「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

安穩眠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飢凍。身雖日漸老，幸無疾病痛。眼逢鬧處合，心向閒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池上夜境

晴空星月落池塘，澄鮮淨綠表裏光。露簟淸瑩迎夜滑，風襟瀟灑先秋涼。無人驚處野禽下，新睡覺時幽草香。但問塵埃能去否，濯纓何必問滄浪？㊀

㊀見舟行江州路上作註四。

寄情

灼灼早春梅，東南枝最早。持來翫未足，花向手中老。芳香消掌握，悵望生懷抱。豈無後開花？念此先開好。

詠興五首并序

七年㊀四月，予罷河南府，歸履道第。㊁廬舍自給，衣儲自充；無欲無營，或歌或舞。頹然自適；蓋河洛間一幸人也。遇興發詠，偶成五章，各以首句命爲題

目。

㈠太和四年。㈡見洛下卜居註。

解印出公府

解印出公府，抖擻塵土衣。百吏放爾散，雙鶴隨我歸。歸來履道宅，下馬入柴扉。馬嘶返舊櫪，鶴舞還故池。雞犬何忻忻！鄰里亦依依。年顏老去日，生計勝前時。有帛禦冬寒，有穀防歲飢。飽於東方朔，㈠樂於榮啓期。㈡人生且如此，此外吾不知。

㈠漢書東方朔傳：「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㈡見丘中有一士註二。

出府歸吾廬

出府歸吾廬，靜然安且逸。更無客干謁，時有僧問疾。家僮十餘人，櫪馬三四

匹。慵發經旬臥，興來連日出。出遊愛何處？嵩碧伊瑟瑟。㊀況有淸和天，正當疎散日。身閒自爲貴，何必居榮秩？心足卽非貧，豈唯金滿室？吾觀權勢者，苦以身徇物。炙手外炎炎，履冰中慄慄。㊁朝飢口忘味，夕惕心憂失。但有富貴名，而無富貴實。

㊀瑟瑟風聲。梁簡文帝詩：「耳聽風瑟瑟目視雪霏霏。」 ㊁炙手見放言註十三。履冰見三年爲刺史註二。

池上有小舟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牀。牀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薰若春日氣，皎如秋水光。可洗機巧心，可蕩塵垢腸。岸曲舟行遲，一曲進一觴。未知幾曲醉，醉入無何鄉。㊀寅緣潭島閒，水竹深靑蒼。身閒心無事，白日爲我長。我若未忘世，雖閒心亦忙。世若未忘我，雖退身難藏。我今異於是，身世交相忘。

㊀見偶作註五。

四月池水滿

四月池水滿，龜游魚躍出。吾亦愛吾池，池邊開一室。人魚雖異族，其樂歸於一。且與爾為徒，逍遙同過日。爾無羨滄海，蒲藻可委質。吾亦忘青雲，衡茅足容膝。況吾與爾輩，本非蛟龍匹。假如雲雨來，祇是池中物。㈠

㈠吳志周瑜傳：「劉備以梟雄之姿，……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小庭亦有月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可憐好風景，不解嫌貧家。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㈠郵歌與社舞，客哂主人誇。但問樂不樂，豈在鐘鼓多？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請客稍深酌，願見朱顏酡。㈡客知主意厚，分數隨後加。堂上燭未秉，座中冠已峨。左顧短紅袖，右命小青蛾。長跪謝貴客，蓬門勞見過。

客散有餘興，醉臥獨吟哦。幕天而席地，誰奈劉伶何！㊂
㊀自註：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也。㊁見郡齋旬假命宴詩註八。㊂見自詠註一。

秋涼閒臥

殘暑晝猶長，早涼秋尙嫩。露荷散淸香，風竹含疎韻。幽閒竟日臥，衰病無人問。薄暮宅門前，槐花深一寸。

把酒

把酒仰問天，古今誰不死？所貴未死間，少憂多歡喜。窮通諒在天，憂喜卽由己。是故達道人，去彼而取此。勿言未富貴，久忝居祿仕。借問宗族間，幾人拖金紫？勿憂漸衰老，且喜加年紀。試數班行中，幾人及暮齒？朝餐不過飽，五鼎㊀徒爲爾。夕寢止求安，一衾而已矣。此外皆長物，於我雲相似。㊁有子不留金，㊂何況兼無

子。㈣

㈠漢書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　㈡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㈢漢疏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族人勸其買田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㈣吾雖詩云：「憐爾無弟兄。」

首夏

林靜蚊未生，池靜蛙未鳴。景長㈠天氣好，竟日和且淸。春禽餘哢在，夏木新陰成。兀爾水邊坐，脩然橋上行。自問一何適？身閒官不輕。料錢隨月用，生計逐日營。食飽慙伯夷，酒足媿淵明。㈡壽倍顏氏子，富百黔婁生。㈢有一卽爲樂，況吾四者幷。所以私自慰，雖老有心情。

㈠景長日長也。　㈡自註：陶潛詩云：『飲酒常不足。』　㈢見贈內子詩註一。

古意

脈脈復脈脈，美人千里隔。不見來幾時，瑤草三四碧？玉琴聲悄悄，鸞鏡塵冪冪。昔爲連理枝，今作分飛翮。寄書多不達，加飯終無益。心腸不自寬，衣帶何由窄？

山遊示小妓

雙鬟垂未合，三十纔過半。本是綺羅人，今爲山水伴。春泉共揮弄，好樹同攀翫。笑容花底迷，酒思風前亂。紅凝舞袖急，黛慘歌聲緩。莫唱楊柳枝㊀，無腸與君斷。

㊀見後楊柳枝詞八首註一。

送呂漳州

今朝一壺酒，言別漳州㊀牧。羊自要閒遊，愛花憐草綠。花前下鞍馬，草上攜絲竹。行客飲數杯，主人歌一曲。端居惜風景，屢出勞僮僕。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

㊀漳州今福建龍溪縣治。

老熱

一飽百情足，一酣萬事休。何人不衰老？我老心無憂。仕者拘職役，農者勞田疇。何人不苦熱？我熱身自由。臥風北窗下，㊀坐月南池頭。腦涼脫烏帽，足熱濯清流。慵發晝高枕，興來夜汎舟。何乃有餘適？祇緣無過求。或問諸親友，樂天是與不？亦無別言語，多道大悠悠。悠悠君不知，此味深且幽。但恐君知後，亦來從我遊。

㊀見偶作註四。

嬾放二首呈劉夢得吳方之。

青衣報平旦，呼我起盥櫛。『今早天氣寒，郎君應不出。又無賓客至，何以銷閒日？已向微陽前，暖酒開詩帙。』

朝憐一牀日，暮愛一爐火。牀暖日高眠，爐溫夜深坐。雀羅㊀門嬾出，鶴髮頭慵裹。除却劉與吳，何人來問我？

㊀見放言註十三。

寒食

人老何所樂？樂在歸鄉國。我歸故園來，九度逢寒食。故園在何處？池館東城側。四鄰梨花時，二月伊水色。豈獨好風土，仍多舊親戚。出去恣歡遊，歸來聊燕息。有官供祿俸，無事勞心力。但恐優穩多，微躬銷不得。

憶江南詞三首㊀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㊀自註：此曲亦名謝秋娘，每曲五句。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相逢？

覽鏡喜老

今朝覽明鏡，鬚鬢盡成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親屬惜我老，相顧興歎咨。而我獨微笑，此意何人知？笑罷仍命酒，掩鏡捋白髭。爾輩且安坐，從容聽我詞。生若不足戀，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戀，老卽生多時。不老卽須夭，不夭卽須衰。晚衰勝早夭，此理決不疑。古人亦有言，浮生七十稀。㊀我今欠六歲，多幸或庶幾。儻得及此限，何羨榮啓期？㊁當喜不當歎，更傾酒一巵。

㊀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　㊁見丘中有一士註二。

西行

衣裘不單薄，車馬不羸弱。藹藹三月天，閒行亦不惡。壽安㊀流水館，硤石㊁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常聞俗間語，有錢在處樂。我雖非富人，亦不苦寂寞。家僮解絃管，騎從攜杯杓。時向春風前，歇鞍開一酌。

㊀壽安，行館名。　㊁硤石，關名，在今河南陝縣境。

東歸

翩翩平肩舁，中有醉老夫。郡上展詩卷，竿頭懸酒壺。食宿無定程，僕馬多緩驅。臨水歇半日，望山傾一盂。藉草坐嵬峨，攀花行踟躕。風將景共暖，體與心同舒。始悟有營者，居家如在途。方知無繫者，在道如安居。前夕宿三堂，㊀今旦遊申湖。

㊁殘春三百里，送我歸東都。

㊀自註：三堂在虢。 ㊁自註：中湖在陝。

旱熱二首

彤雲散不雨，赫日吁可畏。端坐猶揮汗，出門豈容易？忽思公府內，青衫折腰吏。復想驛路中，紅塵走馬使。征夫更辛苦，逐客彌顦顇。日入尙趨程，宵分不遑寐。安知北窗叟，偃臥風颯至？簟拂碧龍鱗，扇搖白鶴翅。豈唯身所得？兼示心無事。誰言苦熱天？元有清涼地。

勃勃旱塵氣，炎炎赤日光。飛禽颭將墜，行人渴欲狂。壯者不耐飢，飢火燒其腸。肥者不禁熱，喘急汗如漿。此時方自語，老瘦亦何妨？肉輕足健逸，髮少頭清涼。薄食不飢渴，端居省衣裳。數匙粱飯冷，一領綃衫香。持此聊過日，焉知畏景長？

偶作二首

戰馬春放歸，農牛冬歇息。何獨徇名人，終身役心力？來者殊未已，去者不知還。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猶勝不悟者，老死紅塵間。

名無高與卑，未得多健羨。事無小與大，已得多厭賤。如此常自苦，反此或自安。此理知甚易，此道行甚難。勿信人虛語，君當事上看。

自在

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愛。移榻向陽坐，擁裘仍解帶。小奴搥我足，小婢搔我背。自問我爲誰，胡然獨安泰？安泰良有以，與君論梗概。心了事未了，飢寒迫於外。事了心未了，念慮煎於內。我今實多幸，事與心和會。內外及中間，了然無一礙。所以日陽中，向君言自在。

狂言示諸姪

世欺不識字，我忝攻文筆。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人老多病苦，我今幸無疾。人老多憂累，我今婚嫁畢。心安不移轉，身泰無牽率。所以十年來，形神閒且逸。況當垂老歲，所要無多物。一裘煖過冬，一飯飽終日。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如我優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無一。傍觀愚亦見，當已賢多失。不敢論他人，狂言示諸姪。

飯後戲示弟子

吾爲爾先生，爾爲吾弟子。孔門有遺訓，復坐吾告爾。先生饌酒食，㊀弟子服勞止。孝敬不在他，在茲而已矣。欲我少憂愁，欲我多歡喜。無如醞好酒，酒須多且旨。旨卽賓可留，多卽罄不恥。㊁吾更有一言，爾宜聽入耳。人老多憂貧，人病多憂死。我今雖老病，所憂不在此。憂在半酣時，尊空座客起。

㊀論語：「有酒食先生饌」　㊁詩：「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夢上山㊀

夜夢上嵩山，獨攜藜杖出。千巖與萬壑，遊覽皆周畢。夢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既悟神返初，依然舊形質。始知形神內，形病神無疾。形神兩是幻，夢悟俱非實。晝行雖蹇澀，夜步頗安逸。晝夜既平分，其間何得失。

㊀自註：時足疾未平。

達哉樂天行

達哉達哉白樂天！分司東都十三年。七旬纔滿冠已挂，半祿未及車先懸。㊀或伴遊客春行樂，或隨山僧夜坐禪。二年忘却問家事，門庭多草廚少煙。庖童朝告鹽米盡，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姪悶，而我醉臥方陶然。起來與爾畫生

計，薄產處置有後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肉錢。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㊁未歸且住亦不惡，飢餐樂飲安穩眠。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

㊀挂冠懸車並致仕之意。㊁古詩：「年命如朝露」夜泉謂夜庭九泉，均言地下也。

能無媿？

十兩新綿褐，披行暖似春。一團香絮枕，倚坐穩於人。婢僕遣他嘗藥酒，兒孫與我拂衣巾。迴看左右能無媿？養活枯殘廢退身。

律詩

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㈠

紫粉筆含尖火燄，紅燕脂染小蓮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

㈠靈隱寺；在杭州西湖之西靈隱山上。

二月五日花下作

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聞有酒時須笑樂，不關身事莫思量。羲和趁日沈西海，鬼伯驅人葬北邙。只有且來花下醉，從人笑道老顛狂。

湖中自照

重重照影看容鬢，不見朱顏見白絲。失却少年無覓處，泥他湖水欲何爲。

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㊀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㊀自註：州西靈隱山上有夢謝亭，卽是杜明浦夢謝靈運之所，因名「客兒」也。蘇小小，本錢塘妓也。

悲歌

白頭新洗鏡新磨，老逼身來不奈何！耳裏頻聞故人死，眼前唯覺少年多。塞鴻遇暖猶回翅，江水因潮亦返波。獨有衰顏留不得，醉來無計但悲歌。

飲後夜醒

黃昏飲散歸來臥，夜半人扶强起行。枕上酒容和睡醒，樓前海月伴潮生。將

歸梁燕還重宿，欲滅窗燈復却明。直至曉來猶妄想，耳中如有管絃聲。

代賣薪女贈諸妓

亂蓬爲鬢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錢塘江畔女，著紅騎馬是何人？

早冬

十月江南天氣好，可憐冬景似春華。霜經未殺萋萋草，日暖初乾漠漠沙。老柘葉黃如嫩樹，寒櫻枝白是狂花。此時却羨閒人醉，五馬㊀無由入酒家。

㊀見馬上作註七。

與諸客攜酒尋去年梅花有感

馬上同攜今日杯，湖邊共覓去春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詩

思又牽吟詠發酒酣閒喚管絃來尊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㊀

㊀自註：去年與薛景文同賞，今年長逝。

春題湖上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自歎

宴遊寢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

同諸客攜酒早看櫻桃花

曉報櫻桃發，春攜酒客過。綠餳粘盞杓，紅雪壓枝柯。天色晴明少，人生事故

多。停杯替花語，不醉擬如何？

柳絮

三月盡時頭白日，與春老別更依依。憑鶯爲向楊花道，絆惹春風莫放歸。

病中書事

三載臥山城，閒知節物情。鶯多過春語，蟬不待秋鳴。氣嗽因寒發，風痰欲雨生。病身無所用，唯解卜陰晴。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汴河路有感

三十年前路，㊀孤舟重往還。繞身新眷屬，舉目舊鄉關。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見山。啼襟與愁鬢，此日兩成斑。

㊀汪立名云：長慶二年，公以中書舍人除杭州刺史，謝表云：『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然則汴河路猶屬貞元末應制策以前所經，故曰「三十年前路」也。

埇橋舊業

別業埇城北，拋來二十春。改移新徑路，變換舊邨鄰。有稅田疇薄，無官弟姪貧。田園何用問？强半屬他人。

茅城驛

汴河無景思，秋日又淒淒。地薄桑麻瘦，村貧屋舍低。早苗多間草，濁水半和泥。最是蕭條處，茅城驛向西。

河陰㊀夜泊憶微之

憶君我正泊行舟，望我君應上郡樓。萬里月明同此夜，黃河東面海西頭。

㊀河陰，縣名，唐置，即今河南河陰縣。

杭州迴舫

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

臥疾

閒官臥疾絕經過，居處蕭條近洛河。水北水南秋月夜，管絃聲少杵聲多。

閒出覓春戲贈諸郎君

年來數出覓風光，亦不全閒亦不忙。放鞚體安騎穩馬，隔袍身暖照晴陽。迎春日日添詩思，送老時時放酒狂。除却髭鬚白一色，其餘未伏少年郎。

春老

欲隨年少强遊春，自覺風光不屬身。歌舞屏風花障上，幾時曾畫白頭人？

洛城東花下作

記得舊詩章，花多數洛陽。㈠及逢枝似雪，已是鬢成霜。向後光陰促，從前事意忙。無因重年少，何計駐時芳？欲送愁離面，須傾酒入腸。白頭無藉在，醉倒亦何妨？

㊀自註：舊詩云：「洛陽城東面，今來花似雪。」又云：「更待城東桃李發。」又云：「花滿洛陽城。」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自詠

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只合一生眠白屋，㊀何因三度擁朱輪？金章未佩雖非貴，銀榼常攜亦不貧。唯是無兒頭早白，被天磨折恰平均。

㊀漢書蕭望之傳：「非周公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註：「白屋，賤人所居也。」

答客問杭州

爲我踟躕停酒琖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塘瀉綠油大屋檐多裝雁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㊀官繫何因得再遊？

㊀詩在蘇州任作，故曰水路無三百。

故衫

闇澹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看向盡，故香因洗嗅猶存。曾經爛熳三年着，欲棄空箱似少恩。

偶作

紅杏初生葉，青梅已綴枝。闌珊花落後，寂寞酒醒時。坐恨低眉久，行慵舉足遲。少年君莫怪，頭白自應知。

自喜

自喜天教我少緣，家徒行計兩翩翩。身兼妻子都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僮僕減來無冗食，貲糧算外有餘錢。攜將貯作丘中費，猶免飢寒得數年。

喜罷郡

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爲己有，從前日月屬官家。尋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

憶洛中所居

忽憶東都宅，春來事宛然。雪銷行徑裏，水上臥房前。厭綠栽黃竹，嫌紅種白蓮。醉教鶯送酒，閒遣鶴看船。幸是林園主，慙爲食祿牽。宦情薄似紙，鄉思急於弦。豈合姑蘇守？歸休更待年。

想歸田園

戀他朝市求何事？想取丘園樂此身。千首惡詩吟過日，一壺好酒醉消春。歸鄉年亦非全老，罷郡家仍未苦貧。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間能有幾多人？

登寶應臺北望

臨高始見人寰小，對遠方知色界空。回首却歸朝市去，一稊米落太倉中。㊀

㊀莊子：『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稊，小米也。

憶廬山舊隱及洛下新居

形骸僶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無奈攀緣隨手長，亦知恩愛到頭空。草堂久閒廬山下，竹院新拋洛水東。自是未能歸去得，世間誰要白鬚翁？

洛下諸客就宅相送，偶題西亭。

几榻臨池坐，軒車冒雪過。交親致杯酒，僮僕解笙歌。流歲行將晚，浮榮得幾多？林泉應問我，不住意如何？

答林泉

好住舊林泉，回頭一悵然。漸知吾潦倒，深愧爾留連。欲作棲雲㊀計，須營種黍錢。更容求一郡，不得亦歸田。

㊀棲雲，隱居也。

對酒五首

巧拙賢愚相是非，何如一醉盡忘機？㊀君知天地中寬窄，鵰鶚鸞皇各自飛。

㊀忘機：言與世無爭，心無機械也。

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㊀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㊁是痴人。

㊀石火：謂擊石所發之火，旋燃旋滅也。桓子新論：「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 ㊁開口笑：見前喜友至註一。

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不休。賴有酒仙相暖熱，松喬㊀醉即到前頭。

㊀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名。

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㊀。

㊀陽關：曲名。自註：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洛陽春

洛陽陌上春常在，昔別今來二十年。唯覓少年心不得，其餘萬事盡依然。

早出晚歸

早起或因攜酒出，晚歸多是看花回。若拋風景長閑坐，自問東京作底來？

哭崔兒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豈料汝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悲觴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默默，依然重作鄧攸身。㊀

㊀晉書鄧攸傳：「鄧攸字伯道。……〔爲全弟子棄兒〕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何處春先到？

何處春先到？橋東水北亭。凍花開未得，冷酒酌難醒。就日移轉榻，遮風展小屏。不勞人勸醉，鶯語漸丁寧。

小橋柳

細水涓涓似淚流，日西惆悵小橋頭。衰楊葉盡空枝在，猶被霜風吹不休。

哭微之二首

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朋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
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英靈歿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灰塵。

雪夜喜李郎中見訪兼酬所贈

可憐今夜鵝毛雪，引得高情鶴氅人。紅蠟燭前明似晝，青氈帳裏暖如春。十

分滿琖黃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塵。對此欲留君便宿，詩情酒分合相親。

任老

不愁陌上春光盡，亦任庭前日影斜。面黑眼昏頭雪白，老應無可更增加。

勸歡

火急歡娛切勿遲，眼前老病悔難追。尊前花下歌筵裏，會有求來不得時。

過元家履信宅

雞犬喪家分散後，園林失主寂寥時。落花不語空辭樹，流水無情自入池。風蕩醼船初破漏，雨淋歌閣欲傾敧。前庭後院傷心事，唯是春風秋月知。

不出

檐前新葉覆殘花，席上餘杯對早茶。好是老身消日處，誰能騎馬傍人家？

惜落花

夜來風雨急，無復舊花林。枝上三分落，園中一寸深。日斜啼鳥思，春盡老人心。莫怪添杯飲，情多酒不禁。

元相公㈠輓歌詞三首

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㈡長。後魏㈢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㈠元相公，元稹也。元稹以太和五年卒。㈡鹵簿，儀仗也。㈢北朝後魏，本拓拔氏，傳至孝文帝，改姓元氏，故又稱元魏。

墓門已閉笳簫去，唯有夫人哭不休。蒼蒼露草咸陽壠，此是千秋第一秋。

送葬萬人皆慘澹，反虞㊀駟馬亦悲鳴。琴書劍佩誰收拾？三歲遺孤新學行。

㊀禮記：「豈速反而虞乎？」既葬而祭曰虞。

五鳳樓㊀晚望

晴陽晚景濕烟消，五鳳樓高天泬寥。㊁野綠全經朝雨洗，林紅半被暮雲燒。

龍門㊂翠黛眉相對，伊水㊃黃金綫一條。自入秋來風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㊀五鳳樓，在洛陽。五代史羅紹威傳：「〔梁〕太祖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建五鳳樓」㊁泬寥，音血寥，空虛也。楚辭：「泬寥兮天高而氣清。」㊂龍門，山名，即伊闕，在河南洛陽縣南。㊃見洛中偶作註五。

送客

病上籃轝㊀相送來衰容秋思兩悠哉涼風嫋嫋吹槐子却請行人勸一杯

㊀轝卽輿字。

題周家歌者

清緊如敲玉，深圓似轉簧。一聲腸一斷，能有幾多腸？

贈同座

春黛雙蛾斂，秋蓬兩鬢侵。謀歡身太晚，恨老意彌深。薄解燈前舞，尤能酒後吟。花叢便不入，猶自未甘心。

衰荷

白露凋花花不殘，涼風吹葉葉初乾。無人解愛蕭條境，更繞衰叢一匝看。

答夢得秋日書懷見寄

幸免非常病，甘當本分衰。眼昏燈最覺，腰瘦帶先知。樹葉霜紅日，髭鬚雪白時。悲愁緣欲老，老過却無悲。

菩提寺㈠上方晚眺

樓閣高低樹淺深，山光水色暝沈沈。嵩烟半卷青綃幕，伊浪平鋪綠綺衾。飛鳥滅時宜極目，遠風來處好開襟。誰知不離簪纓內，長得逍遙自在心？

㈠長安有菩提寺，在平康坊南門之東。玩詩意此菩提寺當在洛陽。

楊柳枝詞㈠八首

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㈡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㈠本事詩曰：「白尙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豔，乃作楊柳枝辭以託意曰：『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按此楊柳枝詞另爲二音。㈡六么見前琵琶引註四。水調曲調名，隋煬帝造。白雪琴曲名，一名陽春白雪曲。梅花即梅花落，漢橫吹曲名。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㈠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㈡

㈠陶令，見前效陶潛體詩註二十四。漢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世稱細柳營。細柳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南。㈡洛陽橋即天津橋。見和友人洛中春感詩註二。

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春風無限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條弱不勝鶯。紅版江橋青酒旗，館娃宮㈠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送，萬樹千條各自垂。

㈠見題靈巖寺詩註一。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㈠家。

㊀見餘杭形勝註一。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卷葉吹為玉笛聲。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應無續得期。

浪淘沙詞六首

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相攪相淘無歇日，會教山海一時平。

白浪茫茫與海連，平沙浩浩四無邊。朝去暮來淘不住，遂令東海變桑田。㊀

㊀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矣。問到蓬萊，水淺於往略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

青草湖㊀中萬里程，黃梅雨裏一人行。愁見灘頭夜泊處，風翻暗浪打船聲。

㊀青草湖在湖南湘陰縣北一百里。

借問江潮與海水，何似君情與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覺海非深。

海底飛塵終有日㊀山頭化石㊁豈無時？誰道小郎抛小婦，船頭一去沒回期？

㊀見前註一。㊁幽明錄：「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餞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爲立石，因名焉。」

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生還有幾家？却到帝鄉重富貴，請君莫忘浪淘沙。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

與君細話杭州事，爲我留心莫等閒。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縹緲虛空裏，風月依稀夢想間。且喜詩人重管領，遙飛一琖賀山江。

渺渺錢塘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靜逢竺寺猨偷橘，閒看蘇家女采蓮。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留傳。舍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九年㊀

㊀自註：杭州人至今呼余爲白舍人。

寄李相公

漸老只謀歡，雖貧不要官。唯求造化力，試爲駐春看。

冬日平泉㊀路晚歸

山路難行日易斜，烟郵霜樹欲棲鴉。夜歸不到應閒事，熱飲三杯卽是家。

㊀平泉：莊名，在洛陽縣南周四十里，唐李德裕別墅也。

往年稠桑㊀曾喪白馬，題詩廳壁，今來尙存，又復感懷，更題絕句。

路傍埋骨蒿草合，壁上題詩塵蘚生。馬死七年猶悵望，自知無乃太多情。

㊀稠桑：驛名，在今河南靈寶縣西。

歎春風，兼贈李二十侍郎二絕。

樹根雪盡催花發，池岸冰消放草生。唯有鬢霜依舊白，春風於我獨無情。

道場齋戒今初畢，酒伴歡娛久不同。不把一杯來勸我，無情亦得似春風。

三月三日

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窗紗燕拂簷。蓮子數杯嘗冷酒，柘枝㊀一曲試春衫。

階臨池面勝看鏡，戶映花叢當下簾。指點樓南翫新月，玉鉤素手兩纖纖。

㊀柘枝舞曲名。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拖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雅妙者也。」

令公㊀南莊，花柳正盛，欲偷一賞，先寄二篇。

最憶樓花千萬朶，偏憐隄柳兩三株。擬提社酒攜邨妓，擅入朱門莫怪無？㈡

㈠見看惲家牡丹註一。㈡自註：映樓桃花，拂堤垂柳，莊上最勝絕處，故舉以爲對。

可惜亭臺閒度日，欲偷風景暫遊春。只愁花裏鶯饒舌，飛入宮城報主人。

春夜宴席上戲贈裴淄州

九十不衰眞地仙，㈠六旬猶健亦天憐。㈡今年相遇鶯花月，此夜同歡歌酒筵。四座齊聲和絲竹，兩家隨分鬬金鈿。留君到曉無他意，圖向君前作少年。

㈠自註：裴年九十，不衰羸。㈡自註：予自謂也。

喜小樓西新柳抽條

一行弱柳前年種，數尺柔條今日新。漸欲拂他騎馬客，未多遮得上樓人。須教碧玉羞眉黛，莫與紅桃作麴塵。爲報金堤千萬樹，饒伊未敢苦爭春。

宅西有流水，牆下構小樓臨翫之時，頗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娛，獨醉獨吟，偶題五絕句。

伊水分來不自由，無人解愛爲誰流？家家拋向牆根底，唯我栽蓮起小樓。

水色波文何所似？麴塵羅帶一條斜。莫言羅帶春無主，自置樓來屬白家。

日灩水光搖素壁，風飄樹影拂朱闌。皆言此處宜絃管，試奏霓裳一曲看。

霓裳試罷唱梁州，㈠紅袖斜翻翠黛愁。應是遙聞勝近聽，行人欲過盡回頭。

獨醉還須得歌舞，自娛何必要親賓？當是一部清商樂，㈡亦不長將樂外人。

㈠梁州，曲名，本作涼州，西涼所獻也。後人誤作梁州。

㈡樂府詩集曰：「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卽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江左所傳舊曲，……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

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

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酤一斗，㊀相看七十欠三年。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淸吟勝管絃。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㊀曹植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杪秋獨夜

無限少年非我伴，可憐淸夜與誰同？歡娛牢落中心少，親故凋零四面空。紅葉樹飄風起後，白鬚人立月明中。前頭更有蕭條物，老菊衰蘭三兩叢。

病中五絕句

世間生老病相隨，㊀此事心中久自知。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媿病來遲。

㊀見前白髮詩註一。

方寸成灰鬢作絲，假如强健亦何爲？家無憂累身無事，正是安閒好病時。

李君墓上松應拱，元相池頭竹盡枯。多幸樂天今始病，不知合要苦治無？㊀

㊀自註：李元，昔予執友也。杓直少予八歲，卽世已九年。微之少予七年，薨已八年矣。今予始病，得非幸乎？

目昏思寢卽安眠，足軟妨行便坐禪。身作醫王㊀心是藥，不勞和扁㊁到門前。

㊀法華經：「歌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

㊁醫和，春秋時良醫；扁鵲，見前。

交親不要苦相憂，亦擬時時强出遊。但有心情何用脚？陸乘肩輿水乘舟。

賣駱馬㊀

五年花下醉騎行，臨賣回頭嘶一聲。項籍顧騅猶解歎，㊁樂天別駱豈無情？

㊀病中詩十五首之一。不能忘情吟序云：「……馬有駱者，……乘之亦有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　㊁史記項羽本記：「項王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王泣數行下。」

別柳枝㊀

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

㊀亦病中詩十五首之一。不能忘情吟序云：妓有樊素者，……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是柳枝專指樊素。惟去歲樓中別柳枝詩自序云：「樊蠻也。」知二妓皆以柳枝目之。

病入新正

枕上驚新歲，花開念舊歡。是身老所逼，非意病相干。風月情猶在，杯觴興漸闌。便休心未伏，更試一春看。

春晚詠懷，贈皇甫朗之。

豔陽時節又蹉跎，遲暮光陰復若何？一歲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裏兼遭病折磨。賴有銷憂治悶藥，家君釀酎我狂歌。

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㈠

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獨掩扉。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閒聽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金帶縋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勝衣。

㈠自註：開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

前有別柳枝絕句，夢得繼和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又復戲答。

柳有春深日又斜，任他飛向別人家。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

早入皇城贈王留守僕射

津橋殘月曉沈沈，風露淒清禁署深。城柳宮槐謾搖落，悲愁不到貴人心。

寄題廬山舊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侶。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雖在鬢如絲。登山尋水應無力，不似江州司馬時。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拋詩。君行過到鑪峯下，爲報東林長老知。㊀

㊀自註：此詩憑錢知進侍御往題草堂中也。

心問身

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

(一)自註：閒臥獨吟，無人酬和，聊假身心，往復偶成三章。

身報心

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

心重答身

因我疎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閑奈我何？

